

# 莫斯科性格

四幕七場劇

沙佛羅諾夫著  
艾 丁 譯

大眾書店 出版

3926

四幕七場劇

# 莫斯科性格

A. 沙佛羅諾夫著  
艾 丁 譯

蘇聯戲劇叢書之一

---

大眾書局

## 譯者後記

本劇譯自一九四九年八月份之英文版「蘇聯文學」。英文譯名爲「The Moscow Character」，作者爲 A. Sofronov，英譯者爲 R. Prokofieva。

本劇曾經獲得一九四八年度頭等斯大林獎金；同時，上演本劇之莫斯科國立小劇院（Maly Theatre），亦因演出時之輝煌成就，獲得了頭等斯大林獎金。在蘇聯，除小劇院外，還有好幾個劇院，也在上演本劇。各院要座之盛，均能歷久而不稍衰；蘇聯人民對於本劇之愛好，由此可見一斑。

不久之前，我國「青年出國文工團」路經莫斯科，訪問蘇聯文壇巨匠法捷耶夫（A. Fadeyev）時，他特別推薦了這一劇作，認爲是蘇聯最成功的劇本之一。

「人民文工團」爲了要排演此劇，將翻譯的任務交給了譯者。費了兩個星期多的夜以繼日的時間，算是譯出來了。

對於文學作品的翻譯，譯者一向都是主張「直譯」的；理由呢，賢明如讀者，自能瞭解，無需贅述。但遇到劇本時，開



基價

---

P. 0001—3000

## 登場人物

- 波塔波夫，亞歷賽·吉爾瓦尼奇——機器製造廠廠長。
- 格麗涅娃，伊麗娜·費道洛芙娜——共黨，紡織工廠職工委員會主席。
- 格麗涅夫，費道爾·史泰潘諾維奇——紡織工廠廠工長。
- 格麗涅夫，維克多——莫斯科大學歷史系學生。
- 波洛左娃，尼娜·伊凡諾芙娜——聯共（布）區委書記。
- 克魯支科娃，安娜·賽爾該耶芙娜——織工，最高蘇維埃代表。
- 塞維洛娃，奧爾加·伊凡諾芙娜——紡織工廠廠長。
- 克利伏仙，伊格拿特·史泰潘諾維奇——機器製造廠高級技師。
- 柴特塞夫，賽爾該·賽爾該伊奇——機器製造廠設計部主任。
- 德魯支寧——機器製造廠黨委書記。
- 史維雷多夫——復員軍官。
- 貞雅——學生。

蘇拉——波塔波夫之秘書。

瑪霞——區委辦公室職員。

聯共（布）區委會委員數人。

**地 點：**莫 斯 科

**時 間：**現 在

## 第一幕

### 第一場

機器製造廠廠長亞歷賽·波塔波夫的私人辦公室。是一間陳設優美的大屋子。左面一張小桌子上，放着幾種模型和複製品。一面的牆上，懸着一大張圖表，用紅色和黑色絲帶畫着生產曲線。是個夏天的正午。從開着的窗子望出去，是綠草的莫斯科景色。心情很好的波塔波夫，正同他的秘書蘇拉站在那圖表前面，把紅色絲帶移向牆上的最高的地方。

波塔波夫 波夫也沒有預料到會像這樣的，蘇拉。

蘇拉 關於這事，我們怎麼辦呢？

波塔波夫 他承認百分之九十五是成品的。我們得完

成了一百三十七了。這就是我們愚弄了他的地方。

蘇拉 我要不要再另外造一張圖表呢？

波塔波夫 不要。沒什麼關係，蘇拉。我們會把這條絲帶扯到圖表上面，就像這樣的，再用針釘住，儘可能的使它往高處去。（把紅絲帶釘到木板的頂端，過了回來，讀着圖表。蘇拉站在他旁邊，也在研究着）這像一幅艾瓦方夫斯基（Aivazovsky）的畫（註）一樣的好呵，不是麼，蘇拉？

蘇拉 呵，是可愛的，亞歷賽·吉爾亞尼奇！

波塔波夫 可愛，對極了。（哼着一首古老的俄民歌：「老奶奶有隻小山羊，她非常愛它；是呵，她愛它。」電話鈴聲了。蘇拉拿起聽筒）

蘇拉 喂！是的，是廠長辦公室。請等一下。亞歷賽·吉爾亞尼奇，你的女人……（把聽筒遞給波塔波夫）

波塔波夫 是的，伊麗娜·費道洛夫娜。（哼着：「老奶奶愛她的小山羊」）好興致麼？爲什麼我不應該好呢？不成，今天晚上，我回去得晚。要到中央政府去。你回得也晚麼？呵，當然囉。職工會開會。呵，是的。我恩，你是會被選爲主席團的。你是對的！喂，職工會員，如果你到家比我早的話，就請把茶盤預備好，成麼？好呵。來看我？好的，讓她來吧。當然我會招待她的。馬上。你說，重要事

---

(註) Ivan Konstantinovich Aivazovsky (1817—1910)，俄國

海軍畫家。善於繪波浪翻騰狀態，以作海戰圖著名。譯者。



情？這位印花布同志能有什麼重要事情呢。呵，好吧，好吧。注意：不要忘掉茶呵。（掛上聽筒）真糟心，蘇拉，老婆是個職工會職員，負責管理公共食糧；而丈夫呢，却必須自己搜刮糧食去。牢牢記在心上吧：你要是結婚的話……

蘇拉 我會的，亞歷賽·吉爾亞尼奇。

波塔波夫 你要好得多了。呵，蘇拉，我要等待塞維洛娃，那位紡織工廠廠長。她來了，馬上給請進來。

蘇拉 好的，亞歷賽·吉爾亞尼奇。

波塔波夫 請你把克利伏仙請來。

（蘇拉下，在門口幾乎同柴特塞夫撞在一起）

柴特塞夫 亞歷賽·吉爾亞尼奇，都長來電話了麼？

波塔波夫 是的，他提出要慶祝我們呢，賽爾該·賽爾該伊奇。還好，是麼？

柴特塞夫 呵，一方面呢，對於這一類事情，現在我們已經習慣了；但是，另一方面呢，這也是愉快的，當然……

波塔波夫 爲什麼我們能作到這步呢，賽爾該·賽爾該伊奇？因爲我們的生產，進行得很順利呵。整個蘇聯都使用着我們的機器呢。如果你偶而到卡薩克斯坦（Kazakhstan）去度你的休假的話……

柴特塞夫 那麼多的地方，爲什麼我應該到那裡去呢？

波塔波夫 或者到伏爾加（Volga）……

柴特塞夫 我正計劃帶上一根釣竿，在克魯亞茲瑪（Klyaz-

ma) 岸邊消磨我的假期呢。

波塔波夫 「在池子裏釣魚的人，不過是一個……」那句俗話是怎麼說的呢，賽爾該·賽爾該伊奇？

柴特塞夫 你真愛說笑話呵，亞歷賽·吉爾亞尼奇。

波塔波夫 爲什麼我們不應該說笑話呢？我們已經憑了勞力獲得這種權利了。（哼着）「老媽媽有隻小山羊……」

柴特塞夫 （模仿着波塔波夫）她把他翻成皮襖了……

（克利伏仙上）

克利伏仙 亞歷賽·吉爾亞尼奇，發生了什麼事麼？

波塔波夫 發生了什麼事，技師同志？告訴他吧，賽爾該·賽爾該伊奇。

柴特塞夫 部長來電話了。

克利伏仙 是麼？

柴特塞夫 你是多麼冷淡而無情的一個傢伙呵！任何事情都不能把你鼓舞起來麼？他提出要慶賀我們呢！

克利伏仙 嗯，我們是應該受到慶賀的，不是麼？

柴特塞夫 但是，「部長」打電話了！部長呵，喂！

克利伏仙 那也用不着驚歎號呵！

波塔波夫 好了，令人滿意的是：知道你的工作已經被賞識了，不是麼，伊格拿特·奧泰潘諾維奇？我們已經接受到另外的定貨了。全年計劃被捆得太緊了。

克利伏仙 呵，妙極了！

波塔波夫 是的。（走向兩表，柴特塞夫和克利伏仙跟隨着）如

果上個月我們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七，那意思就是說，我們是會完成我們的五年計劃的，不是麼，伊格拿特·史泰潘諾維奇？

柴特塞夫 當然可以！

波塔波夫 （向柴特塞夫）等一下。（向克利伏仙）我們可以作到麼？

克利伏仙 當然囉，並且還可以提前……

波塔波夫 提前到什麼時候呢？

克利伏仙 四年，我可以說……

波塔波夫 四年？不成，伊格拿特·史泰潘諾維奇。三年半！就是要了我們的命，也得如此！四年！啊呀，誰都能在四年裏完成五年計劃的。那不算什麼偉大的功勞。

克利伏仙 呵，是的，那是……

波塔波夫 不錯，那也是一種功勞……但是，我們必須設法作得比那個還好。我們一定要通過任何別的人去。……現在，我們已經超過標準生產量了……來吧，伊格拿特·史泰潘諾維奇，作個簡單的數字劃吧。

柴特塞夫 三年怎麼樣？

波塔波夫 （向柴特塞夫）向那裏進行吧。當然，三年也並不壞；但是，我們還作不到……到了，伊格拿特·史泰潘諾維奇，這對於你是個難題；就著眼於三年半，把一切都完成了吧。你覺得我們能作到麼？

克利伏仙 我想可以，德歷賽·吉爾羅尼奇。我要試一下。

柴特塞夫 你是多麼冷酷的一個傢伙呵，克利伏仙！『我要試一下』。『我想』。爲什麼你不說『沒問題，我們會作到的』！

克利伏仙 呵，你是會作到的，我相信！

波塔波夫 好了，這是我們最近的目標，我們必須盡我們一切的力量去完成它。那是當然的。（向克利伏仙）我想起來了：你什麼時候請我們去參加你的新屋落成宴會呢？

克利伏仙 快了。我還沒有完全安置好呢……

波塔波夫 什麼時候你舉行婚禮，我們好去跳舞呵？

克利伏仙 （瞥了一下柴特塞夫）我可以走了麼，亞瑟賽，吉爾亞尼奇？

波塔波夫 （向柴特塞夫）賽爾該·賽爾該伊奇，在船艙部那裡，運輸上出了點毛病。趕快跑去看看，究竟有些什麼麻煩，好麼？

柴特塞夫 （伸手去打電話）我會下命令的。

波塔波夫 下命令沒用。親自參加去吧。你知道，什麼更趕不上親身去接濟的好。

柴特塞夫 （顯然是很勉強的）好吧，我親自去出席吧。

波塔波夫 這才是正道呢。（柴特塞夫下。向克利伏仙）有什麼麻煩呢，伊格拿特·史泰潘諾維奇？

克利伏仙 麻煩？

波塔波夫 我們給了你一個房間……以爲你要結婚……

克利伏仙 我可以放棄這個房間的。

波塔波夫 （差不多像父親一樣的）喂，丟開你那套做吧，伊格拿特·史泰潘諾維奇。不要任性吧。就我這方面而論，這也不是什麼無聊的好奇心。我早就想問你了。現在只有我們兩個人，也用不着害羞……

克利伏仙 倒不是什麼害羞的問題……我犯了一個錯誤；現在，我正因此而付出代價呢。

波塔波夫 什麼錯誤？

克利伏仙 克魯安科娃同我吹了，而那正是我自己的過錯。

波塔波夫 可以補救呵……

克利伏仙 对不起，我說，不可以。

波塔波夫 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克利伏仙 幾個月以前了。

波塔波夫 爲什麼你一點也沒有說過呢？

克利伏仙 這實在不是什麼愉快的題目呵。

波塔波夫 但是究竟你們二人之間發生了些什麼事呢？

克利伏仙 你知道，亞歷賽·吉爾亞尼奇……她是個工人……我覺得，在教育方面，是這樣的懸殊，我們要過活下去，一定會很困難的。……讓我怎麼說呢？從一開始，對於她，我就採取了一種愛護的語調。沒有什麼成就……

波塔波夫 但是，沒有成就了什麼呢？

克利伏仙 （感情衝動的）我要提高她，你瞧，我要她很快的變得有了學識……我帶她到博物院去，到劇院去，到講演會上去，買書給她讀……但是，我怕我是小題大做了。

- 波塔波夫 難怪……喂，先生，她在上着夜校呢……
- 克利伏仙 我願意幫助她。
- 波塔波夫 不錯。幫助她到了神經衰弱的地步完蛋！你始終就沒有同她談到過愛情麼？
- 克利伏仙 不怎麼多。
- 波塔波夫 （模仿着）「不怎麼多」。你真是一個漂亮傢伙！
- 克利伏仙 總之，她甩了我了。
- 波塔波夫 因為你一開始就錯了。起初，你應該使用愛情；那麼，她就會跟着你到地球邊上去，更不必說博物院了。
- 克利伏仙 嗯，經過情形，就是這樣。
- 波塔波夫 是的，糟透了。現在呢，你的這位織工，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了。你愛她麼？
- 克利伏仙 似乎有點像。
- 波塔波夫 你還算明白。就作為一個選舉人吧，和她約定相見，乾脆把實情告訴她。如果她愛你，你就會同她成立諒解了。
- 克利伏仙 不成，現在是不可能了。
- 波塔波夫 噲噲，想想看，三間房子的一個房間，却空在那裏！或許終久你會成功呢？好，別聽聽我向伊麗娜吧，我們兩個人都有一副牛脾氣，但是我們一來過得非常好。我們是誠實，坦白。你必須時時低頭，當然，這正是爲了面子的緣故。但是，總而言之，在我們的家庭裏，誰是領

袖，那是無可懷疑的。……她從來都沒有夢想到反對我的，從來都沒有！這對於你是比較困難的，當然，要個代表當老婆。你不會很好的對付一位代表的，會麼？

克利伏仙 好了，現在，我也用不着了。亞歷賽·吉爾溫尼奇，如果不是你提起來，我是寧可不再談到這件事的。

（蘇拉上）

蘇拉 塞維洛娃同志來了。

波塔波夫 請進來。（蘇拉下，塞維洛娃上）請爲紡織工業讓開道路！敬禮，奧爾加，伊凡諾芙娜！請允許我介紹我們的高級技師，伊格拿特·史泰潘諾維奇，克利伏仙。伊格拿特·史泰潘諾維奇，來見見奧爾加，伊凡諾芙娜，塞維洛娃，紡織工廠廠長。（他們分手）

克利伏仙 （向波塔波夫）現在，你不需要我了吧？

波塔波夫 是的，目前不需要。

（克利伏仙向塞維洛娃鞠躬後走出。塞維洛娃皺皺的望着他）

波塔波夫 啊哈，給他來個歐波一颯，奧爾加·伊凡諾芙娜？罷了，罷了，女人始終是女人呵！

塞維洛娃 爲什麼她應該是個男人呢？實際上，他們已經够多了。

波塔波夫 呵，我可不那麼肯定。現在，我們男人是大人的需要着呢。

塞維洛娃 你不害羞麼，波塔波夫！有些傻瓜，發表了這種謬論，而你又背出來了。

波塔波夫 呵，我看見你是以極大的興趣在研究着他呢。在男人裡，這傢伙實在是塊寶貨，你不覺得麼？況且，他還是個光棍兒。你或許還要糟糕呢。他會給你當個好丈夫的。

塞維洛娃 够了，波塔波夫。我到此地不是來搞個丈夫的。

波塔波夫 那麼，我就好鄰居，你是來作什麼呢？

塞維洛娃 是爲了苦悶的幫助。

波塔波夫 那一類的幫助呢？

塞維洛娃 就像這個工業對於另外一個工業那樣的。

波塔波夫 奧爾加·伊凡諾芙娜，我們的戰線，是這樣的不同的呵。

塞維洛娃 波塔波夫，這不是什麼保持職級的問題呵。

波塔波夫 但是，我的親愛的女先生，你作的是印花布和旗布（bunting）。你們還在十八世紀呢。我們是造機器的。如果是我在負責的話，早就把你們的人遷出莫斯科去，到什麼烏拉第米爾（Vladimir）或是穆朗（Murom）附近去了。

塞維洛娃 你那麼賣力，爲什麼不更遠一點呢？

波塔波夫 越遠越好。莫斯科，奧爾加·伊凡諾芙娜，再不會是一個印花布的城市了。很久以來，它就是一個重工業中心了。

塞維洛娃 用不着同我來標語口號呵。

波塔波夫 好，好，請別冒火。你有什麼心事呢？



塞維洛娃 開玩笑到一邊去，亞歷婁·吉爾亞尼奇。我敢

說，你是知道你的岳父和工程師高本柯所設計的機器的。

波塔波夫 這個老傢伙時常是在發明着什麼東西的。

塞維洛娃 你知道，這是一種電氣膨脹機。現在，我們得費三個禮拜到兩個月的功夫，才能彫出一幅圖案呢。用上這個機器，兩天我們竟做好了。兩天呵！想想看，我們可以用上所有那些圖案製出美麗的織成品了。現在，我們一年大約造出九十種花樣。用上這個辦法，我們可以作出八百種來。八百種呵，波塔波夫！

波塔波夫 你談起來就好像你是個美術設計家似的。

塞維洛娃 有何不可呢？這新的機器，會幫助我們改善我們的織成品，使它們更能吸引人的。用上所有那些新的圖案，我們也可以生產出更多的布匹呢。

波塔波夫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塞維洛娃 聽吧，近來，人類進步到什麼程度了！人們正以超音波的速度在飛行着。原子能已經不成其爲秘密了。

波塔波夫 我聽說了。

塞維洛娃 然而，我們却仍然用着古老的方法製造着布匹。

波塔波夫 奧爾加·伊凡諾芙娜，紡織工業是一個落後的部門呵。

塞維洛娃 好，我們正在改革着它呢。

波塔波夫 真的麼？

塞維洛娃 如果不是爲了這次戰爭，我們以前就作成功了。

- 波塔波夫 軍用包腳布，也是你們的戰線了，不是麼？
- 塞維洛娃 是的，降落傘用的綢子也是。
- 波塔波夫 現在，我猜你們是要造花邊窗簾了？
- 塞維洛娃 是的，也是花邊窗簾。
- 波塔波夫 誰需要窗簾呢？爲什麼：防止太陽呢？人民是需要他們所能得到的全部陽光的。就一般說來，我們應該更多的想到人民。人民需要的是機器，而你呢，奧爾加·伊凡諾芙娜，却帶着你的印花布一匹來了！
- 塞維洛娃 我到你這裏來也是關於機器的事。從我們那裏接受一批定貨吧。
- 波塔波夫 我已經接受切菜刀而定貨了，不是麼？這次又是什麼呢？是爲了你的市外花園作噴水灌溉？
- 塞維洛娃 不，是機器呵。新式印字機。
- 波塔波夫 （笑了）你們女人真是講不通呵。沒有理智，完全是赤裸裸的感情。
- 塞維洛娃 你可以帶着把它們遮蓋起來呀。（打開文書夾，拿出一長條非常美觀的布來，把它丟到桌上）看！你覺得怎麼樣呢？
- 波塔波夫 （摸着它）工廠商店的，是麼？出了多少錢弄來的？
- 塞維洛娃 你不認識麼，波塔波夫？這是我們自己的出品。是禮品。看到你的伊蓮娜穿着一件這樣料子的衣服，你該多麼喜歡呢？

波塔波夫 我的伊靈娜根本就不需要這樣一類東西。她是職工會職員。如果你要求我，說應該給職工會職員們作一套制服——一件褐色上衣，再帶上一條黑色裙子；那還有點道理。我們的聯席會議就爲了這件事呵！

塞維洛娃 你在我們的酒吧，波塔波夫。請別看不起這批定貨吧。如果你答應了，那裡是會同意的。

波塔波夫 嗚呀，女人呵，女人！怎麼能夠委任她們來管理這個國家呢！我親愛的小同志，我們需要的是糧食。你讀過中央委員會的決議麼？你讀過安德列耶夫（Andreyev）同志的報告麼？我正在爲了農業機械工業製造着機器呢。

塞維洛娃 我也沒有建議讓你停止呵。你可以處理兩批定貨，簡直是易如反掌的。我知道你的才能。

波塔波夫 對於我的才能，你過於誇耀了。

塞維洛娃 亞歷賽，想想看，我們這一派，爲這個國家，作過了多少事呵。這種機器，是我們不認識計出來的。也還是讓它繼續在這裏生息吧。

波塔波夫 你讀過五年計劃麼？

塞維洛娃 一切我都讀過了。如果有什麼新的，而且是有用的東西出現了，你還以爲我們會拿得下一個五年計劃麼？你一定要看到每件事情都先寫成白紙……麼？

波塔波夫 那請看，亞爾加·伊凡諾芙那，你自己就是一個工廠廠長。你怎麼知道沒交一批新的定貨有什麼意思。那就是說，懈怠了用辛勤和努力而取得好的生產。我是無懈

告訴你的。那就是說，把所有的工作進度表都拋棄了。它剛完成計劃是衝動的。而我們已經作了的，也絕不像你所能看到的那樣糟糕。（指圖表）旁聽那個，甚至連披薩都沒有料到我們會作得這樣好呢。並且，我還有偉大的計劃。……我企圖在三年半中，完成了五年計劃。而你却帶着你的印花布來了。

塞維洛娃 我也願意完成這個計劃呀——不過要四年就是了。

波塔波夫 好了，也許上帝會幫助你的。

塞維洛娃 我不要請求上帝，我要請求你。

波塔波夫 煽動家呵，奧爾加，伊凡諾芙娜。真是典型的女性的煽動呵。

塞維洛娃 你以為如此麼？

波塔波夫 是的。

塞維洛娃 那麼，不成了？

波塔波夫 不成。

塞維洛娃 如果有命令讓你作呢？

波塔波夫 我不作。並且我勸你也不必在那上面浪費你的時間吧。你就趕快去通過所有正式的官僚政治的手續，去努力經營你們那匹機器吧。

塞維洛娃 這些怪話只會從你的幻想說出來呵，波塔波夫。很好。但是，請你記住！我們是莫斯科人，我們是賦有莫斯科性格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下了決心，去作

什麼對於人民有益的事，雖然也許是有困難的，我們還是一定要去作的。注意！我們要爲了你們的工廠而奮鬥呢。

波塔波夫 希望你能交到好運！只是我還要勸告你，注意你自己的工廠吧。你們的計劃，作得還不怎麼樣呢。

塞維洛娃 （把布樣放回抽的文書夾中去：關於我們，請不必費心吧。

波塔波夫 你所需要的，是個可愛的丈夫。也許這才會治好你的脾氣呢。

塞維洛娃 此事與你無關。我還可以告訴你：我們已經開始爲你們的工廠奮鬥了。再見。（下）

波塔波夫 （站了起來，以手指敲着桌子）莫斯科性格！呸！我想我們還都是巴西人呢！讓女人管理事情，就是一種錯誤。實際上，她們還沒有學會判斷情況呢。

（柴特塞夫上）

柴特塞夫 （遞給波塔波夫一封信）從中央政府來的。

波塔波夫 （打開信）我不知道，現在政府要說什麼了。

柴特塞夫 一定是封獎勵信。也許是個獎狀，是麼？

波塔波夫 （讀信時，笑容消失）嗯，嗯。她們已經開始了。

你會相信麼，賽爾該·賽爾該伊奇？她們已經開始了！好極了，婦女同志們！如果這是一場戰鬥，我們是不會屈服的。頑強的性格，是麼？等着吧，你們瞧我們的！喂，你以爲怎麼樣，柴特塞夫？

柴特塞夫 關於女人麼？對於她們，我是沒什麼好說的！

波塔波夫 這樣，我的親愛的太太們，這一次可別想從我們這裏討到任何恩典了。我們要全然不講禮貌了，不是麼，賽爾該，賽爾該伊奇？現在，請克利伏仙來——不，等一下，回頭我再見克利伏仙吧。（站起身來，把信放進他的文書夾中，坐在一旁）她們去中央政府了。我要到那裏去。是的，我先到那裏去。告訴那會議要請頭兒，不是麼，柴特塞夫？

柴特塞夫 當然了，那羅賽，吉爾亞尼奇；但是，我還不明白到底是什麼事呢？

波塔波夫 （憤憤然）我會給她一種深刻圖，使她們永遠不會忘記的。我會給她們些圖案供。

柴特塞夫 爲了俱樂部麼，你的意思是之？

波塔波夫 沒什麼，柴特塞夫……當我從那裏回來的時候，我會把一切都告訴你的。告訴克利伏仙，讓他等着我。這裏有許多緊急事情呢。

柴特塞夫 你許題什麼時候回來呢？

波塔波夫 我不知道。（下）

柴特塞夫 關於圖案談個什麼勁兒呢，這個傢伙！（坐在波塔波夫的椅子上，拿起信筒來）給我接通信筒。把這個命令傳達給工廠會議：那羅賽，吉爾亞尼奇要會議加快速度。已經一百四十了麼？好呵。還有指示麼？此項是沒有了。但是會有的。相信我的話吧，是會有的！那一類的指示

呢？只要你們得到它們就沒有關係了？得到什麼呢？指示  
變，當然囉！

## ——幕——

### 第二場

波塔波夫住屋中之寢室，在一所現代化公寓的五樓或是六樓上。高度的幻覺，是用從隱蔽的圓形孔洞裏射去的，對面大廈的繁多的電燈而造成的。寢室中有兩個門，通向寢室。是夏天的晚上。外面還是十分明亮的。幕起時，格麗妮娃和克魯支科娃走進室內。格麗妮娃攜帶着幾團裝飾中不來的報紙和信件。克魯支科娃走上邊臺。格麗妮娃開了電燈。

克魯支科娃 爲什麼開燈呢，伊麗莎·彼得洛芙娜？還沒有黑呢。

格麗妮娃 我是不喜歡半明不亮的。要呢就是完全黑暗，要呢就是給我大量的光明，比如，安眠。我來沖茶。（從食器櫃上拿出一把茶壺來，亞歷賽同我提提高茶）好了嗎。走出，不大一會就轉了回來）你講得有趣極了。不是麼？

克魯支科娃 你講得好極了，伊麗莎·彼得洛芙娜。

格麗涅娃 我是有很多經驗的。因此，你知道，來個比較優  
樣的演說，確實也不太困難。

克魯支科娃 呵，是的，不錯。我很清楚，向人民談話是多  
麼困難的。現在，我是一個代表了，各種各樣的人都跑來  
找我。有時候，我感覺到他們是在防範着我呢。他們一定  
是正注意着，看我是不是犯了錯誤。而我呢，還有一大堆  
東西要學習呢。他們帶上他們的問題跑來找我，希望我藉  
着解決它們。但是，我又多麼需要幫助我自己呵？

格麗涅娃 是的，一個代表是一定不能犯錯誤的。

克魯支科娃 那就是使我苦惱的原因了。就拿史維雷多娃來  
作例子吧。

格麗涅娃 我們的史維雷多娃麼？

克魯支科娃 是的。有一天，她哭啼啼的來找我。「也許  
我是不應該來找你的」，她說：「也許我應該到黨委會或  
是別的什麼地方去；但是，我想，我還是找代表吧。她像  
我自己一樣也是一個工人。她會了解的。是我的丈夫。不  
久以前，他從軍隊中回到家裡來了。在戰前，他是一個平  
平常常的機械工人。走的時候是個士兵，回來時變成上尉  
了。「你同我不再是一對了」，他說：「我已經遠遠的走  
在你的前面了；現在，我們的興趣都不同了。況且，對於  
我，你所受的教育也不夠呵。我們只好是聲明脫離吧」。  
也就是說，在報上登個啓事，而全部謠言也就完成了。可  
是，還應該為孩子們打算呵。我們生了兩個孩子。也並不



是沒有他我就不能照料孩子們的。在戰時，始終都是我在照料他們內。但是說到我的感情呢？我愛他。並且，我有什麼比他更壞的呢？難道我的名字不是在得獎人名錄上麼？在戰時，我始終都是白天黑夜地工作着；就是現在，我工作得也很勞苦。我是不要引咎辭職的，」她哭着說：「幫助我吧，安娜，賽爾該耶芙娜，你是一位代表。一切的事你都能辦到的。」但是，我怎麼能幫助她呢？我覺得非常的不舒服，我坐在那裡也哭了。我們倆都生着，哭着。

格麗涅娃 你們哭得很久麼？

克魯支科娃 我也沒有看錶呀……我答應了她，我要和他談談。但是，我去給他說什麼呢？當然，我是可以罵他一通的。可是，他也許不會理會呢。並且，也許我就不能責罵他的。我會想到別的什麼事的。

格麗涅娃 克利伏仙麼？

克魯支科娃 是的。

格麗涅娃 但是你自己已經甩了他了，不是麼？

克魯支科娃 是的。麻煩的是我仍然在愛着他。同樣的，我也是不需要同他在一塊的，伊麗娜·費道洛芙娜。他永遠是向我解釋着各種事情。也許這是他的專門職業。他們都說，他是個很好的工藝學家。

格麗涅娃 連他那工藝學一塊滾蛋吧！他也許是修理機器

的；但是，最要緊的是，他不明白人類。你知道，安娜，在這類事情上，是難以勸告的。但是，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早就忘掉他了。如果他是一個工程師，又將如何呢？  
亞歷德和我結婚的時候，就是一個工程師。我呢，是一個  
普通的動器工人。我們在一起已經十二年了，可以說，我  
們就像是昨天才結了婚似的。

克魯支科娃 你們從來就不吵嘴麼？

格麗涅娃 說良心話吧，很少有過。

克魯支科娃 始終都像那樣麼？

格麗涅娃 始終都是那樣向……告訴我，自從破裂之後，你  
就沒有看見過克利伏娘麼？

克魯支科娃 四月裏他來看過我。那是在選舉之後了。我就  
問他，為什麼他不在十二月，選舉之前來呢？他就走了。  
還有一次，我在街上看見他了；但是，他橫過大馬路，到那  
一邊去了。我真想能到什麼好的地方去呵，伊麗娜，費道  
洛美耶。到伊凡諾伏（Ivanovo），或是到奧列科伏·朱  
耶伏（Orekhovo Zuyevo）去。

格麗涅娃 為什麼應該你去呢？讓他去好了。

克魯支科娃 但是，也許我是作了錯事了？也許我已經拋棄  
了我的幸福了。

格麗涅娃 你打算向史維雷多娃的丈夫說些什麼呢？

克魯支科娃 我不是一個審判官。我自己就是一個犧牲者  
……我會請求他幫助他的女人，如果他自認是比她強得多  
的話。

格麗涅娃 但是，你的那個「他」呵，是不能幫助你的。

克魯文科娃 他試過了。但是，他走錯了路了。

(維克多上)

格麗涅娃 學生來了。

維克多 現在，我永遠不會再是學生了。(把他的書丟在桌上) 剛剛把我的畢業考試都「派司」了。

格麗涅娃 恭喜，恭喜！

維克多 伊麗娜，文憑終於到手了。

格麗涅娃 你為什麼不向我的客人說「哈囉」呢？

維克多 (向克魯文科娃) 你好麼？我覺得你很面熟。你知道，在你的選舉中間，我還是你的一位宣傳者呢。

格麗涅娃 (跳了起來) 啊呀，茶壺是一定滾過頭了！(下。隨之而來的，是片刻的靜默的沉默；克魯文科娃和維克多都在搜尋談話的題目)

克魯文科娃 你的畢業論文是什麼題目呢？

維克多 莫斯科之現在及未來。

克魯文科娃 漂亮的題目呵！

維克多 是的，很有魔力。你知道，安娜·賽爾該耶芙娜，在我的夢裡，我的確看見它了。

克魯文科娃 什麼，你的文憑麼？

維克多 不，莫斯科，未來的莫斯科——飄渺的，黃金色的，襯托着淡青色的背景。

克魯文科娃 你是多麼幸運呢，維克多；從大學畢業了。

維克多 我，幸運麼？你怎麼樣？

克魯文科娃 一個月以前，我纔讀完了夜校的第九年級。

維克多 是的，但是……

克魯文科娃 但是什麼……（門鈴響了。維克多走去開門，並且，同費道爾、史泰潘諾維奇、格羅涅夫一塊轉來。格羅涅夫從廚房中走了進來）

格羅涅夫 一位客人來看你了，女兒。亞歷賽在家麼？

格羅涅娃 請坐吧，父親。你來得正好，剛趕上吃茶。

格羅涅夫 你就沒有什麼更濃烈的東西了麼？

格羅涅娃 什麼理由呢？

格羅涅夫 你說對了，沒什麼理由。（向維克多）你怎麼樣呢，文憑家？

維克多 爲了我的文憑而努力，也不一定就使我變成文憑家呵，爸爸！

格羅涅夫 也沒有什麼分別——這地方到處是文憑家：最高會議裏有文憑家，區裏面有文憑家，在家裡也是文憑家。

格羅涅娃 你爲什麼這樣大發牢騷呢，爸爸？

格羅涅夫 你是應該知道那個回答的，職工會主席。是什麼妨礙了我們的機器用之於工廠的呢？

格羅涅娃 會用起來的，爸爸，只要稍微忍耐一下就成了。

格羅涅夫 不成，我的姑娘，我的忍耐已經用光了。我已經足夠了。我要寫一份抗議書給我們的代表。（向克魯文科娃）你以爲怎麼樣呢，喂？

克魯文科娃 我會解決這件事情的。

格麗涅夫 任何人都在解決着，但是任何結果也沒有。（向他的女兒）亞歷賽到那裡去了？

格麗涅娃 他在部裏，或者是在中央政府呢。

格麗涅夫 我猜是開會呢。他們是忙於舉行會議，因此就不能屈尊到事業上去了。

格麗涅娃 現在，請你停止發牢騷吧，爸爸。頂好你還是慶賀維克多吧。他已經通過了全部試驗。他就要成爲一個歷史學家了。

格麗涅夫 把你自己埋進過去裡面，甚麼？你不能像別人一樣，從事於工程或是科學方面的什麼事情，那真糟心。但是，無論如何，我還是要慶賀你的。以前，在我們家裡，還從來沒有出過一個歷史學家呢。也許你是會寫我的歷史的。

維克多 我正在寫莫斯科呢。

格麗涅夫 不寫到我，你是不會寫出莫斯科來的。我們彼此是不可分離的。在我一生中，我們都是糾纏在一起的。你打算寫些什麼呢？

維克多 我正在描寫着莫斯科的今天和明天。我要寫出，在未來中，莫斯科人的生活方式。

格麗涅夫 關於這個，你知道些什麼呢？

維克多 多麼了。

格麗涅夫 你們年輕小子，覺得你們是什麼都知道。

維克多 怎麼，爸爸？你自己不是也會說過：時維爾斯卡雅

(Tverskaya) 變化得這樣厲害，就連你都很難認出來了；而且他還正在大大的變化着呢。你還想像到：他會從「紅廣場」那裡，一路伸展出九公里去，並且要和所有那些富麗堂皇的大廈都成爲一條直線麼？還有，新的阿爾巴特路 (Arbat street)，就像一支箭似的，筆直的衝出到莫柴斯克公路 (Mozhaisk Highway) 上去麼？

格麗涅夫 一支箭麼，你說？

維克多 一支箭。

格麗涅夫 好的，射出去吧。

維克多 不多年以後，在我們窗子下面的河堤，就會成爲一處寬廣而美麗的散步場所的。想像着這首牧歌……

格麗涅夫 向我囁囁着，就像一首牧歌 (Idyll) 之對於懶蟲們 (Idlers) 是一樣的。

維克多 呵，爸爸，請別發火吧。我是要把它描寫出來的。春天的時候。溫暖而又熱鬧的晚上。樹葉沙沙的掠過河面。年輕的姑娘們，穿着華麗而鮮艷的外衣……

格麗涅夫 就不會有什麼外衣的。

維克多 你是什麼意思呢？

格麗涅夫 就像我所說的一樣。你的那些年輕的姑娘們，都會圍着藍圖 (blueprints) 散步的，穿着用複寫紙製成的寬外衣。他們不給我們製造電氣膠版機。他們把它贖上了。機器不是蘑菇。它是不喜歡給贖起來的。亞麗婭在什麼地方呢？我要同他詳細談談。

格羅涅娃 他是不能幫助你的，爸爸。他是接受了一批國家定貨，需要完成呢。

格羅涅夫 那麼，你以為我是爲誰來工作呢？是個私人商店還是怎麼着？這裡的這位文憑已經有關新莫斯科的一切都告訴我們了。泥水匠正在莫斯科公路上蓋着房子。鑄釘工人（Riveters）正在揚查河（Yauza）上建造着橋梁。而我呢？我也要負擔起我應該負擔的一部分的。

維克多 （向其姊）父親是對的。我真不明白，像他的這一種光明，爲什麼應該等閒視之呢？爲什麼怎麼都不幫助他呢？至少，他對於這個是很有興趣的。

格羅涅娃 此事與你無干，維克多。

維克多 千萬你可不要變成一個官僚呵？

格羅涅夫 你們這些人，就不知道你們是在作什麼呢。記住我的話吧，如果斯大林同志知道了這件事情的話，他就會親自下命令，說高木打和格羅涅夫同志所說明的一切，都必須製造出來。（向克魯支科娃）你笑什麼呢？而且，他還要頒發給我們一筆獎金呢。是的，他會的。代表，你可以把我的話轉達給政府。

克魯支科娃 可以。

格羅涅夫 他們會跟你商量？

克魯支科娃 是的。

格羅涅夫 馬上就辦！（向他的女兒）告訴亞歷賽：我說什麼來着。

格麗涅娃 但是，父親，你是不會理解的。你和他是親戚，  
而此是不會像一件家庭事件那樣的去作的：

格麗涅夫 你從她她說的！那完全是官僚主義，而與家庭事  
件無關。不是麼？呵，我們的整個國家，就是一個大的家  
庭——這似乎正是你所下人理解的事務呵，職工會員：（起立，  
打算走了）好了，我要走了。（向他的女兒）但是，如果你  
（向克魯文科娃）和你打算把這件整個的事情馬馬虎虎的隱  
瞞起來的話，我就會給斯大林同志寫信，報告你，伊麗  
娜，還有你，人民的公僕，以及所有管理我們這個區域的  
人們的——然後，我們就聽吧，看究竟是誰在家庭裡面，  
而誰不在裡面呢。謝謝你們給了我一個快樂的晚上！（大  
步而下）

維克多 這完全是你的錯誤呵，伊麗娜。真是一位漂亮的女  
兒呵！

格麗涅娃 閉上嘴吧！

維克多 父親是對的！

格麗涅娃 用不着你來關心。頂好你是追他去吧。你知道，  
當他冒火的時候，他是像個什麼的。他是會打倒一個國民  
兵的。

維克多 我頂好還是去看看吧。（向克魯文科娃）再見——我  
很抱歉，我們不能一塊兒走。要不然你就和我同路走吧？

格麗涅娃 安娜還沒有吃完茶呢。

克魯文科娃 （起立）我必須走了。明天我要值第一班呢。



讓我們走吧，維克多。（阿格麗達握手。和維克多走出。  
格麗達如走向壁爐，向下望着；隨着回到桌旁來。她讀了那本了  
的茶，拿起它來，走到廚房去。回來後，坐在桌旁看報。門開了，  
波塔波夫，格麗達沒有聽見他。波塔波夫向她走來，吻  
着她的面頰，格麗達對他）

格麗達 亞歷賽！

波塔波夫 我喝着你了吧？

格麗達 我正在讀着報……

波塔波夫 你應該躺一下……你一定是累了。

格麗達 我要等着你。

波塔波夫 寂寞了麼？

格麗達 沒有你我總是寂寞的，亞歷賽。

波塔波夫 我也和你一樣，伊麗娜……

格麗達 茶呢，馬上就預備好了……（坐下）——讀我寫給

的衣紙收拾起來。（拿了他的文書夾。波塔波夫跑去拿它，又  
把紙帶；格麗達把一切都拿到另外一間屋子裏。波塔波夫  
起報紙來，在躺椅上伸直了腰）

波塔波夫 我看是有客人來了。

格麗達 是的……克魯支科娃來多近哩。維克多和它。它  
來了。……（坐在躺椅上。波塔波夫的旁邊）今天你到什麼  
地方去了？全都告訴我吧。

波塔波夫 我看到部長了。（以對那支已身子）聽於你什麼  
家事。

- 格麗涅娃 放發點點吧。
- 波塔波夫 我是嚴肅的。我在防禦着你的父親呢。
- 格麗涅娃 亞歷賽，在理解力上，我始終是遜他的……
- 波塔波夫 親愛的，你不必依賴你才能了……你知道塞維洛娃是爲什麼跟我的，不是麼？
- 格麗涅娃 我知道。
- 波塔波夫 你知道塞維洛娃給前長寫信了麼？
- 格麗涅娃 不知道。
- 波塔波夫 那麼是沒有通知職工會職員了。太可惡了。（坐起）好的，這次的進攻被擊退了。部長請我提出一個關於在計劃之外，完成一批定貨的可能性的備忘錄。但因爲顯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也並不着急。更利代仙給我兩天的功夫把它計算出來的，如此而已。要說有誰知道這個工種的能力的話，那就是他了！
- 格麗涅娃 那麼，你怎麼做呢？
- 波塔波夫 呵，我怎麼做？
- 格麗涅娃 大概你一定可以設法把我們的定貨擠了進去的心，亞歷賽？
- 波塔波夫 當然，我能够。但是，對於我們的主要工作，並不是沒有影響的。因此，你自己也知道，伊麗娜，接受一批新的定貨，是多麼討厭的事呵。
- 格麗涅娃 呵，亞歷賽，所有新的東西都是困難的，一定會遇到別的什麼的。

波塔波夫 那對是千載萬載的。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不是你們那位冤能各娃的話，就不會使我那樣麻煩了。爲什麼她一定要把她的鼻子伸進別人的工廠裏呢？她應該注意她自己的廠呵。我是沒有什麼陰惡的。上個月我們完成了我們的計劃的百分之百三十七。一百三十七呵！而你們的人呢，僅僅的作到九十八！甚至連一百都不到……而現在呢，你們要掩飾你們的失敗，就小題大作的，打算用什麼新的機器來完成計劃。而且又不管別人的死活。

格麗涅娃 我不喜歡你這樣的說法。

波塔波夫 可我也不喜歡你們這樣的作法的。你們的那位寶貝廠長來了，鎮鎮的宣佈着說，她爲了我的工廠而奮鬥了！想想看！不是爲了她自己的工廠，而是爲了我的工廠！簡直是沒事作了。在我的工廠裡，我是領袖。我是廠長。是我來下命令的。

格麗涅娃 亞細賽，爲什麼你都不知的主張！對我來說，「我是廠長」，「我是領袖」呢？就等於是誰的工廠的廠長吧，亞細賽。但是，這和國家的，工人同志有關呢。

波塔波夫 哦，伊麗娜，這不是誠心守著。你用不着教訓我呵。

格麗涅娃 我不是教訓你。我只是能解釋你是了。

波塔波夫 有所謂的有什麼錯誤麼？就工廠長，不是我麼？這混，我相信，也不是一門廠的廠長。上，我工廠了。

格麗涅娃 直到現在爲止，我知道，你並沒有什麼錯誤的。

你的工廠管理得很好。但是，在我看來，亞歷賽，似乎你正在逐漸的喪失掉一種重要的性格的特徵呢。

波塔波夫 那是什麼呢？

格麗涅娃 你的新的意識呵，亞歷賽。

波塔波夫 （大聲）呵，什麼！

格麗涅娃 你的新的意識呵，我說。

波塔波夫 （從籬椅上跳了起來，在室內來回走動，突然大笑起來）哈，哈！這可是一件新鮮的事兒。正像一位職工會的職員，當她理屈詞窮的時候，就喊起口號來似的。伊麗娜，我再說一遍，這不是職工會議呵。

格麗涅娃 你以為我們的職務，僅僅是為了召集會員，和照料幼稚園的麼？

波塔波夫 呵，不。而且你們還必須教育羣衆。

格麗涅娃 對極了。並且，不僅是羣衆，而且還有特殊的職工會員呢。

波塔波夫 因為我是一個職工會的會員……

格麗涅娃 而且要灌輸給他們一種愛國主義的感情，爲了他們的事業……

波塔波夫 對呵，爲了他們自己的事業！

格麗涅娃 是的，並且也爲了他們自己的區域，和他們自己的城市。

波塔波夫 但是，我的工廠爲什麼必須作一切自事呢？爲什麼就不能把這批定貨，給予莫斯科的，烏拉爾的，或是

西伯利亞的別肉工廠去作呢？爲什麼呢，我問你？

格麗涅娃 可是你的工廠可以幫助我們呵。

波塔波夫 不咳，辦不到。

格麗涅娃 你不是以你的光榮在逞強，要作共同黨員麼？

波塔波夫 真是典型的女性呵。

格麗涅娃 你又錯了。你忽視了一種偉大的力量了。

波塔波夫 什麼力量？

格麗涅娃 我指的是婦女們。

波塔波夫 你才錯了呢。我從來都沒有忽視過婦女們。正相

反，始終我都是非常喜歡看她們的。

格麗涅娃 不要那麼下流吧。

波塔波夫 那麼就談正經的。

格麗涅娃 想一想那些挖馬鈴薯的工人吧。

波塔波夫 在這個區域裡，我的計劃是完成在任何人前面的。

格麗涅娃 是的，但是你忘掉你曾經是多麼激烈的反抗着接

受那批定貨了麼？你是在怎樣的爭辯着，說它們會妨害了主要計劃的完成。爲了那件事，你曾經跑到區委會和中央政府裏多少次呢？你不願意站在支援那兩百個挖馬鈴薯的工人們是多麼重要的那種立場上去看的……我知道，我知道。你翻轉過來，首先就去完成那批定貨。你也是在那方面打擊着紡織工人的，而你居然還被區委會稱讚過。但我是不會稱讚你的。並不是爲了別的！你不過是最後感覺到：如果你不讓步，你也許就會受到責難，並且也會影響

了你的名譽的；而那也就是說，在什麼要成人會或是別的會議上，也許你就不會就選爲主席了。如果你要問我：你就是太過於重視主席團中的那個位置了——

波塔波夫 真漂亮呵！明天你要在什麼地方表演說了，不是麼？

格麗涅娃 是的。爲什麼你不呢？

波塔波夫 我知道——你是在我身上吹毛求疵呢。

格麗涅娃 白痴！

波塔波夫 謝謝你。

格麗涅娃 不必客氣。

波塔波夫 你已經說完了麼？

格麗涅娃 是的。

波塔波夫 現在你聽我的。

格麗涅娃 我不要聽。

波塔波夫 是的，你要聽。

格麗涅娃 我是知道你會說些什麼的。

波塔波夫 那更好了。只說一遍：記住，並且告訴你們那位

弗羅洛娃；我有我自己的計劃！我自己的工廠！我們的主  
座，正在順利地進行着；而我絕對不允許任何人的干涉的。  
知道麼？

格麗涅娃 我知道，我是對的。

波塔波夫 好極了——現在把茶給我拿來吧。

格麗涅娃 茶盤在廚房裏，你可以自己去拿。

波塔波夫 你不要再來勸麼？

格麗涅娃 我已經夠了，我已經吃到下巴那裏了。你知道  
麼？

(下。維克多上)

維克多 哈囉，亞歷賽！

波塔波夫 (心不在焉地) 呵，是你。請坐，吃點茶吧。

維克多 (欣喜) 什麼東西都給了。

波塔波夫 呵，什麼。一定是茶壺！

(側過身去，維克多拾起了茶壺——那是手摺時放在地  
板上的。波塔波夫上，接着把茶壺了回手摺，把茶

維克多 弄壞了！

波塔波夫 哈囉，維克多。這一次，我們可把我們自己直搗  
麻壇裡去了！

——幕——





## 第二幕

### 第一場

紡織工廠機工委員會主席伊萊娜·喀麥蓮娃的辦公室。這是一所古老建築物中的一間巨大的，天花板很高的廳了。雖然經過反復的，重大的修葺，但始終沒藏不了古老工廠的形跡。暖氣管旁邊，立着一座古式的，有屏風門的瓦斯。刺的通氣管的進去，在天花板下閃爍着。屋子中央放着一張丁字形的長桌子，上面鋪着桌布，桌上放着幾本厚的書。牆上裝飾着大量的圖表，和木版可開合機械用品的說明書；這兒更顯出了節目的景象。

安娜·克魯文科維奇在精潔潔淨的寫字檯前。她的對面，坐着復員軍官史維爾多夫。他穿着一件軍用大衣，既勻整

取，但是沒有起草。

史維雷多夫 嗯……所以，代表同志，我真不了解你爲什麼要見我。我也沒有說過，要巴結着會見一位代表，如果說是親自……但是，正如我剛所說過的：關於我的生活方面，雖然絕不十分滿意，可是我也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回到我那老子的地方去，也沒有什麼麻煩；並且，我們這種對於退伍軍人的態度，也並沒有什麼令人遺憾的地方。

克魯文科娃 爲什麼你要遺棄你的女人呢，史維雷多夫同志！

史維雷多夫 請你再說一遍，代表同志？

克魯文科娃 我自己說得不够清楚麼？

史維雷多夫 非常……事實上是太清楚了……我的女人看過你了麼？

克魯文科娃 是的。

史維雷多夫 （起立，看了看錶，又坐下了）代表同志，你一定要原諒我，但是我沒有時間……能會到你那是很愉快的，當然了——雖然我沒有投你的票，克魯文科娃同志。

克魯文科娃 你投了誰的票呢？

史維雷多夫 我投票選了我們軍隊裡的一位總團長，蘇聯的英雄……

克魯文科娃 你很尊敬他，不是麼？

史維雷多夫 一定了。

克魯文科娃 如果他要同你談這件事情，你是會像現在一樣的態度呢，還是也許會盡力去理解，在這裡面有些什麼門路呢？

史維雷多夫 （微笑）他是一位旅長呵，請你不要忘記。

克魯文科娃 我看，你對於肩章倒是非常重視的。

史維雷多夫 我究竟還在軍隊裡服務了九年呢。

克魯文科娃 如果你同我的話，史維雷多夫同志，你是既不重視肩章，又不重視軍官的職位的。

史維雷多夫 你是正在的一個預備軍的軍官來談話呢，代我同志！

克魯文科娃 我並不覺得你有什麼預備軍可以憑仗的。

史維雷多夫 （起立，憤然）你並不覺得麼，呵？

克魯文科娃 （用拳頭重重的捶着桌子，跳了起來）不，我並不覺得！坐下，史維雷多夫！（史維雷多夫坐下）你在軍隊裡什麼也沒有學習到。在什麼軍隊裡，你學到侮辱你的女人，搶奪你的孩子們的……

史維雷多夫 我還沒有放棄了任何人呵……我已經過正式的訓練手續才離婚呢。

克魯文科娃 你覺得你的女人有什麼地方配不上你呢？配不上她的是你。她是我們最好的一個斯太哈諾夫式的工人（Stakhanovites）！

史維雷多夫 我不否認。她是最好的一個。如果我搶奪了的

是一個最好的，也許連我自己都有覺得可恥的。但是，正如你所說的，她是一個最好的。我配不上她。

克魯支科娃 我應該說，你配不上！

史維雷多夫 就是麼？我配不上，對於此事，這不就完了麼？而且，無論如何，那是我的私事。如果我強意的話，我是有充分的權利去捨棄她的。對於我，你有什么辦法呢？

克魯支科娃 什麼也沒有……我就是要把這件事的信告給你們司令的。

史維雷多夫 （著急） 呵，關於此事，是沒有麻煩司令的必要的。他親自賞給我兩個勳章。他也說過，我是應該得到它們的。……這事是用不着同他打交道的。這是一作家庭事件呵。今天分離了，明天再結合。自然的辯證法呵，代表同志！

克魯支科娃 你可以把辯證法留在一個更適當的場合去用吧。聽從我的勸告：回到你的女人和孩子們那裏去吧。

史維雷多夫 我還沒有離開她們呢……

克魯支科娃 那兒真有道理了……如果你認為你的女人是落後的，或是沒有價值的，那你就錯了……你真不了解，史維雷多夫，她是多麼好的一個人呵。你瞧瞧這裏。（走向附有木架掛去哈諾夫式工人的像片的櫥小櫃） 記起她來了麼？（史維雷多夫走近） 像極了，不是麼？

史維雷多夫 的就是像。

克魯支科娃 你知道不久她就要作什麼了麼？（指着一塊特

別男人做的織物產品）我們正在裝置着一種新的機器，準備製造一種新的布匹呢。而她呢，就是要管理那種機器的人！喂，你的孩子們上學了麼？

史維雷多夫 大孩子剛上了第二年級。小的呢，明年就要上學了。

克魯支科娃 他們像誰呢；你呢，還是你的女人？

史維雷多夫 （驚歎的）他們簡直是真的縮影呵。尤其是那個人孩子。

克魯支科娃 如果他們就因為像你，而永遠都在悔恨着的話，那真可惜呵，不是麼？

史維雷多夫 我一定更留心，永遠不會使他們去悔恨的。

克魯支科娃 那真太好了。

（格麗達上）

格麗達娃 早上好呵。

克魯支科娃 早上好呵，伊麗娜·費道洛芙娜。來見見史維雷多夫同志。

格麗達娃 （故作驚熱）史維雷多夫？我上「非常」，非常之喜歡見到你呵！（她轉向史維雷多夫；呢，由於這種接待，顯得有點嘲諷了）你知道，你的女人是我們六文子的斯太哈諾夫式的主人。有了她，我們上異常誠敬的：你不麼？

史維雷多夫 嗎……是的，當然了。（她不作聲）

克魯支科娃 伊麗娜·費道洛芙娜，我們才就把他的女人不久就要製出漂亮的紗布的事，告訴給史維雷多夫同志了。

史維雷多夫 （摸著那布）比外國料子好多了。在外國，他們造出一些帆布來。我還捨不得買了帶回來作傢俱呢。馬上我就要把它「碎」的。〔少停。克魯支科娃從桌片那裏走開。格麗涅娃走向她的座位。史維雷多夫覺得這次會談算是完了，打算走了；可是，他感到是應該再說點什麼時〕

克魯支科娃 好了，現在一切都弄清楚了，不是麼，史維雷多夫同志？

史維雷多夫 當然是了，代表同志。我可以走了麼？

克魯支科娃 可以。我覺得，現在我們是彼此都理解了，不是麼？

史維雷多夫 代表同志，我們確實是離別了，再見。（下）

格麗涅娃 你進步了，安娜。也許我們應該把克利伏仙叫來談談怎麼樣？

克魯支科娃 不，伊麗娜·費里多美娜，那是完全不同的。（坐在轎椅上）他畢竟不是一個壞傢伙呵。

格麗涅娃 誰，克利伏仙麼？

克魯支科娃 呵，不是，伊麗娜·費里多美娜，我指的是史維雷多夫。一開始，他還打算不講什麼；可是，不久，他就退却了。萬一「他」也能够明白這……

格麗涅娃 （顯作劇的）誰，史維雷多夫麼？

克魯支科娃 不是呵，伊麗娜·費里多美娜。克利伏仙……現在，對於他是離別了。我們已經「彼此」分了。

格麗涅娃 我相信，不完全是一定的，去「察察」還引人們

是在怎樣的生活着，這是代表的義務。你可以去拜訪他一次。當然了，要以你公務員的資格。

克魯文科娃 呵，我不能那麼作。他不會明白的。

格麗涅娃 他不是受過充分的教育了麼？

克魯文科娃 是的，但是問題不在那裏。

（波洛左娃和塞維洛娃上。格麗涅娃和克魯文科娃起立，迎接她們）

波洛左娃 哈囉，安娜！哈囉，伊麗娜！

克魯文科娃 早上好呵；尼娜，伊凡諾芙娜。（她們握手）

波洛左娃 （走到新的標品那裏）這簡直是種不可思議的料子呵！現在，姑娘們，我們要盛裝起來了！神奇的料子呵！到這兒來，安娜。（克魯文科娃走了過去。波洛左娃以一種織工的迅速而專門的姿態，揀出一塊布來，把它披在克魯文科娃的肩）看上去簡直像一個新娘，不是麼？我真願意看到你能穿上一件用這樣的料子作成的結婚禮服呵。

塞維洛娃 在這包布片方面，好像她顯得變成一個老太婆了。

波洛左娃 怎麼回事呢？

塞維洛娃 還不是老話麼：

波洛左娃 （向格麗涅娃）對於你，伊麗娜，那當然是很爲難的：一方面是你的丈夫，而另一方面呢，是生產的利益。你打算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格麗涅娃 這正是我要來問你們的呵。

波洛左娃 但是，你自己是怎麼樣一種看法呢。

格麗涅娃 （逃避的）我還沒有完全下了決心呢。

波洛左娃 （坐在格麗涅娃的椅子上，向其他的人說着）也許波塔波夫畢竟是對的？他是一位優秀的行政人才。也許他知道得最清楚？你以為怎麼樣，奧爾加？

塞維洛娃 （東張西望地）你知道……照他那樣的情形，是有危險的……但是，也不要緊……

波洛左娃 呵，請不要特覺抹殺吧……伊麗娜是可以理解的。你要說什麼呢？

塞維洛娃 其實，我也不十分知道如何來表明它。照我看來，沒有別的，波塔波夫似乎是開始作起行政官來了。他正在喪失着一個共產黨員的品質呢。變成了心地偏狹的商人，並且耽誤開群眾了。

波洛左娃 （深思的）嗯，是的；但是，百分之一百三十七，可並不是鬧着玩兒的。並且，他們那裡的一些斯太哈諾夫式的工人們的紀錄，已經達到天文學的數字了……

塞維洛娃 毛病也許就在太多的大文學上面。

格麗涅娃 （她一直在沉思着，但却始終是那種茫然的聽着這一切的）我早先告訴你們，我是在怎麼想的。我記得，像波塔波夫那樣的人，好像就不能該發上這類的熱情似的。

波洛左娃 真的麼？那倒上是有趣的。（在圈椅裏，她使自己也得更舒服些）你同他談過了麼？

格麗涅娃 其實，我是談過了。昨天晚上，關於此事，我們



爭論了一陣。這還是我們第一次的吵嘴呢。

波洛左娃 同他爭論些什麼呢？他也學得沾沾自喜，洋洋得意了麼？是麼？呵，也許這是我們的過錯。讓讓他是多麼光輝的在完成着他的計劃呵。

塞維洛娃 在精神上，他已經變成私人財主了！

波洛左娃 不要胡說呵，奧爾加。國家是會用更多的像他這樣的人的。

塞維洛娃 完全是保守黨麼！……

波洛左娃 跟着你就會說他是工黨了……另一方面呢，當然，要說起這件小事來，在這個區裡，或者是在整個的莫斯科，就再沒有一個別的工廠，可以完成我們約定貨像他那樣快的了。他們那裡有一位聰明的工藝學家。關於此事，我們和他商量一下怎麼樣？我們可以請他到黨的區委會去。你們以為怎麼樣？他是個共產黨員麼？

克魯支科娃 候補黨員。

塞維洛娃 波塔波夫唱歌隊的孩子們之一。

波洛左娃 呵，你必須承認，他們唱得並不壞呵。

格麗涅娃 波塔波夫告訴我：他已經讓克利伏仙給都裡編過一個有關此事的報告了。

塞維洛娃 我可以想像到他是會寫些什麼的。

格麗涅娃 是的，萬一這歷賽下了決心的話……

塞維洛娃 那個工藝學家，是很少有希望願意觸怒他的頭兒的，即使頭兒是錯了的話，不是麼？

波洛左娃 代表的意見呢？

克魯支科娃 代表和她的選舉人們是抱有一體的。

波洛左娃 （向塞維洛娃點頭示意）不要忘記了，有些選舉人也可能是錯誤的。

克魯支科娃 就克利什仙同志而論，她們是「錯誤」。他是一位正直的人。

波洛左娃 你說這話是有充分根據的麼？

克魯支科娃 我有。

波洛左娃 我建議，你處理這件事吧，克魯支科娃。

塞維洛娃 我們會幫助她的。

波洛左娃 不，她必須自己來估量情況，而不要你們的幫助，她必須像個政治家似的，對於這個問題，先作一番觀察。不要忘記，現在她是一位政府委員了。克魯支科娃，你一定要開始考慮採取整個是國家的，而不完全是你們自己的工廠的那種說法。

克魯支科娃 我知道這個。

波洛左娃 現在，讓我們了解一下我們所處的地位吧……首先，我們要讀一下波塔波夫的備忘錄……

塞維洛娃 （輕蔑的）「一方面呢……」，「另一方面呢……」，「結果呢，就是……」以及其他等等。我們全知道呵。

波洛左娃 那個工廠裡不是也有它的黨的和職工會的組織麼？

塞維洛娃 他們完全是在波塔波夫影響之下的。

波洛左娃 也許波塔波夫給他們的良好的影響呢？

塞維洛娃 （調和的）呵，一定了……爲什麼你不處理這件事情呢，尼娜·伊凡諾芙娜？

波洛左娃 我打算作呢。你已經頗爲嚴厲的指責了一個共產黨員了。（向格麗涅娃）伊麗娜，無論如何，這並不是什麼家庭爭執的結果呵，不是麼？

格麗涅娃 （固執的）直到現在爲止，我都知道，亞歷賽對於我並不是不忠實的。

波洛左娃 你不認爲是那樣的吧！也許是塞維洛娃已經影響了你了？

格麗涅娃 但是，也許塞維洛娃的影響是良好的。……從什麼時候你變得這樣慎重了，尼娜·伊凡諾芙娜？

波洛左娃 你的意思是說，自從我要開這個工廠到區委會去麼？

塞維洛娃 不要說了，伊麗娜。

格麗涅娃 不！你們不是正在暗示着：我，伊麗娜·格麗涅娃，波塔波夫的老婆，對他有一種私人的怨恨，因而希望向他去復仇麼？但是，如果我要沒有私人的怨恨呢？我知道：（向波洛左娃）你會覺得奇怪，我，他的女人，本來是應該制止這件事的。但那是只能使我更爲困難的。你是一定會理解的。你只是不能看見他的。而我呢，同他生活在一起。而如果我決定採取這種步驟了，你一定會相信，我是已經嚴重的考慮過了。對於我，努力去援救他還

個共產黨員，不是比默不作聲要好得多麼？我是同意奧爾加的。但是，對於我，同意她並不是很容易的。你們區委會的人們，能够理解會發生什麼事麼？不，你們不能。對於你們，那也是『一方面呢』，『另一方面呢』。而同時呢，不怕你見怪，一個好的共產黨員也會墮落呢。

波洛左娃 （向塞維洛娃） 你們這裏有醫藥箱麼？

塞維洛娃 有。

波洛左娃 （指格麗涅娃） 給他點嗅鹽（smelling-salts）吧。

格麗涅娃 謝謝，我是從來不用它們的。（少停。波洛左娃點着一支紙烟，走向窗口，克魯支科繼續着極品黏黏的曲子。格麗涅娃靜坐着，筆直的凝視着前面。塞維洛娃也點着了一支紙烟，走到波洛左娃那裏）

（柴特塞夫上）

柴特塞夫 對不起。我希望我不至於打攪你們？

格麗涅娃 呵，哈囉，柴特塞夫。

柴特塞夫 下午好呵，伊麗娜，費道洛芙娜。（向塞維洛娃）你好麼，塞維洛娃同志。我是來看你的。他們告訴我說，我可以在這裡找到你。我帶來一封波塔波夫同志給你的信。（打開他的巨大的文書夾，取出一封信來）我們已經決定接受你們的定貨了。

格麗涅娃 你們答應了麼？

柴特塞夫 呵，當然了，只要能幫忙的話，無論什麼我們

都願意去作的。

塞維洛娃 （讀完了信）你可以告訴波波夫，我們不需要他的幫助，

格羅茲娃 什麼？

塞維洛娃 我們拒絕。（向波洛左娃）我曾經請過他們為我們的菜園拿一百把菜刀。但是，沒有它們，我們也會辦事的，

格羅茲娃 關於那個機器呢？

塞維洛娃 一個字都沒有提！

波洛左娃 你一定是剛巧在這件事情上通過我了，柴特塞夫同志，不是麼？

柴特塞夫 呵……對不起……我們先前好像並沒有會過面……

塞維洛娃 這位是波洛左娃同志，黨的區委書記。

柴特塞夫 （嘆了口氣）波洛左娃同志？尼娜·伊凡諾芙娜？這真是太榮幸了！

波洛左娃 告訴我，柴特塞夫同志，你在那個工廠裡工作了多久了？

柴特塞夫 九年了。

波洛左娃 你還滿意你的工作麼？

柴特塞夫 是的，當然了。

波洛左娃 廠長也滿意你的工作麼？

柴特塞夫 是的，當然了。

波洛左娃 那麼，我且你是很清楚你們的工廠了？

柴特塞夫 是的，當然了。

波洛左娃 那麼，那個工廠是有很大的潛在的可能性的，你也不會驚奇了？

柴特塞夫 是的，當然了。（突然改變）什麼？潛在的可能性？我可不一樣想……

波洛左娃 呵，究竟是什麼呢？當然是呢，還是當然不是？

柴特塞夫 當然，不是的。這有什麼呢，尼娜·伊凡諾芙娜，關於此事，我是沒有資格說話的。我只是一個部下。廠長才發他命令呢。

波洛左娃 但是，你是設計部主任呵，不是麼？

柴特塞夫 是的，但只是專門處理數字的。

波洛左娃 處理數字？你的意思是說，用它們來騙人了。

柴特塞夫 哈，哈。很好，尼娜·伊凡諾芙娜，好極了。你是在開玩笑呢，當然了。

波洛左娃 在這種情況之下，那麼有什麼用的好作呢？

維洛娃 那麼，你們是沒有潛在的可能性了，是麼？

柴特塞夫 誰都知道這個呵，奧爾加·伊凡諾芙娜。

格羅茲娃 當然了。那是很明白的。他們不能作呵，奧爾加·伊凡諾芙娜。你知道，他們是有他們自己的計劃要完成的。

柴特塞夫 （向波洛左娃）你聽罷，伊麗娜·費道洛芙娜了，解一切詳細呵。奧爾加·吉爾亞地奇一定是把這種情形都告訴

她了。

格羅涅娃 呵，是的。他給了我教訓了，對極了。

柴特塞夫 呵，你知道……亞歷賽·吉爾亞尼奇和工程師克利伏仙，對於此事，是曾經嚴密的注意過的。簡直可以說，已經是從所有的角度上都研究過了。

克魯支科娃 你確信他們是從正確的角度上研究的麼？

柴特塞夫 呵……我還沒有向你講教過……

格羅涅娃 你的記性真壞呵，柴特塞夫同志。

柴特塞夫 不錯，可是？

格羅涅娃 這位是安娜·賽爾。謝美娜·克魯支科娃，最高蘇維埃代表。

柴特塞夫 天呀，我一定是上了年紀，變成了近視眼了，就像那窟窿裡的猴子一樣。呵，當然了，當然了，我選舉了你，可以說，我是誠心誠意的選舉了你的……我非常高興能會到你，真是非常之非常呵。

克魯支科娃 那麼，你們是從所有的角度研究過這件事了？

柴特塞夫 是的，你知道，一方面呢，它是這樣的；另一方面呢……

塞維洛娃 你聽聽，尼娜·伊凡諾芙娜？

波洛左娃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柴特塞夫同志。你看你怎麼掌握住了，是麼？對不起，我還不知道你的本名和父名（P. morvanic）呢。（註）

柴特塞夫 （不安的）賽爾請，賽爾請伊奇。

波洛左娃 現在，賽爾該·賽爾該伊奇，惟有你同我們知道  
了。在這裏，只有我們四個女人……

柴特塞夫 （看了看周圍，嘆了口氣）只有四個！

波洛左娃 （機密的）你們的工廠是可以接受這批定貨的，  
不是麼？

柴特塞夫 呵，我們已經願意給你們……

波洛左娃 不要管那些菜刀了。我們是談機器的。你的公正  
的意見是什麼呢？

柴特塞夫 （怯弱）你一定要原諒我，尼娜·伊凡諾芙娜。  
我可並不是公認的……

塞維洛娃 賽爾該·賽爾該伊奇。你知道，公正是最好的政  
策呵。

柴特塞夫 奧爾加·伊凡諾芙娜，我沒有權利。

克魯支科娃 柴特塞夫同志，你有公民的權利呵。

柴特塞夫 代表同志，請你不要這樣吧。這可並不是我選你  
的意思呵。伊麗娜·費道洛芙娜，你怎麼能允許在你面前  
說這樣的事呢……亞歷賽·吉爾亞尼奇一定會氣死的。

格麗涅娃 我能怎麼辦呢，賽爾該·賽爾該伊奇？我也僅僅

（註）按俄國人之全名，共分三部：本名，父名，姓氏。如賽爾  
該·賽爾該伊奇。柴特塞夫為一全名。意即此人姓柴特塞  
夫，名賽爾該，中間之賽爾該伊奇，意為賽爾該之子，蓋  
其父本名亦為賽爾該也。如為女子，則中間之父名，意即  
某某之女；如伊凡諾芙娜，意即伊凡之女也——譯者。



是像你自己一樣的一個部下呵。很好，就聽其自然吧。無論如何，這也不是一次正式會議。一切都會保留在這四堵牆內的。沒有一個人會洩露了你的秘密。不是麼？

塞維洛娃 呵，當然了。

格麗涅娃 賽爾該，賽爾該伊奇，告訴我們真話吧！

柴特塞夫 （愁未解）伊麗娜·費道洛芙娜！

格麗涅娃 我求你！

柴特塞夫 伊麗娜·費道洛芙娜……

格麗涅娃 賽爾該，賽爾該伊奇。就像一個老朋友吧！

柴特塞夫 伊麗娜·費道洛芙娜，我永遠都不會想像到你會這樣的。我必須走了。而且，我必須說：我認爲這次談話，完全是出乎本分之外了。（走向門口，把文書夾遺留在桌上）對不起，尼娜·伊凡諾芙娜。關於整個的事業，我是什麼都不知道的。我也沒有奉到命令。（下）

波洛左娃 他被訓練得倒很不錯。

塞維洛娃 對於先前我所說的，這正是彰明較著的例証呵。

波洛左娃 很好。我們必須調查這件事情。

格麗涅娃 尼娜·伊凡諾芙娜，要從所有的角度上呵。

克魯支科娃 （向格麗涅娃）我已經下了決心了，伊麗娜·費道洛芙娜：我要到他那裡去。

格麗涅娃 到他那裏去？

克魯支科娃 是的。

波洛左娃 是誰呢？

格羅涅娃 她的一位工程師朋友。

(柴特塞夫彎腰氣上)

柴特塞夫 我的文書夾，我忘掉我的文書夾了。

波洛左娃 我還以為你是想到什麼主意了。

柴特塞夫 主意是不屬於我的範圍的。那是廠長的職務。(

拿起他的文書夾來) 再見吧，同志們，

波洛左娃 我希望不久就會再看到你！

柴特塞夫 (停在門限上) 誰，我？

波洛左娃 是的，柴特塞夫同志，你！(柴特塞夫用手作了一個輕佻的姿勢，消失了，婦女們忍俊不禁，大笑起來)

## ——幕——

## 第二場

克利伏仙房間中的書房。是一間布置寬大的屋子，和通往舞台的幾扇門的，愉快的屋子。書室上的窗子，都在拉着。寫字檯上，堆滿了書籍，報紙和圖表。上面還放着一個巨大的地球儀。桌子附近，是一把舊的皮面椅；和一把單人坐椅。牆的一面，靠着幾個書架，都裝着半架子書。寫字檯上方，懸着一幅彩色廣告；走近一看，原來是一幅選舉廣告，上面有一位代表的像片和傳記，除此而外，壁上都是空無一物的。天花板中

間，帶着一盞球形電燈。一盞檯燈射出了綠幽的光線。書房的門是半開着，可以瞥見餐室也是半開着，只有一張桌子立在中間。這間書房，橫斷了舞台，傾斜的延伸着；因此，如果滿室的門開了的話，觀眾似乎是會看到內部的一半的。

宴會時，就可以假見克利伏仙正坐在他的寫字檯那裏寫稿，幾着個大的煙斗。他時時參考着一些要圖。停了一會，他立了起來，走出屋去；回來時，帶着一個插有各色香蘇的牛奶瓶。把花放在選舉廣告下面的小桌上。

克利伏仙 呵，這裡真氣悶呵。（用牙齒從他的手指上拔出一根刺來）可是，也無須痛苦呵。然而，我是能够看到你的要點的。（檢查着那根刺）誰會想到，這樣一朵可愛的小花，會有這樣討厭的刺呢。（把花移近廣告）頂好你是在這兒吧。（門鈴響了。克利伏仙走去開門。跟着，可做聽劇台外的談話）

格麗涅夫 我可以看到克利伏仙同志麼？

克利伏仙 我就是克利伏仙。

格麗涅夫 我就是來看你的。

克利伏仙 請進來吧。

格麗涅夫 這是我的兒子。

克利伏仙 請到我的書房吧。

格麗涅夫 維克多，你在這裏等着。

（格麗涅夫和克利伏仙進入書房）

克利伏仙 (向門外的維克多) 爲什麼你不進來呢？

格羅涅夫 請不必操他的心了。他在那裡就很好。(走近克利伏仙) 我是格羅涅夫，費道爾·史泰潘諾維奇·格羅涅夫，紡織工廠職工長。也許你聽說過我吧？

克利伏仙 恐怕我還沒有聽說過。

格羅涅夫 呵，你是會聽到的。(考察室內) 我看，你是個光棍兒。

克利伏仙 你猜對了。

格羅涅夫： 那很容易。就你自己一個人，生活一定很寂寞吧？

克利伏仙 還可以忍耐。

格羅涅夫 誰都想像着在他的身體中，是有一種忍耐性的。

克利伏仙 恐怕我的解剖學的知識，還沒有那麼深沉呢。

格羅涅夫 解剖學也還沒有發展到那個地步呢。

克利伏仙 可能，可能的。

格羅涅夫 好了，我的忍耐性可是已經用壞了。這就是爲什麼我要來找你的緣故。

克利伏仙 格羅涅夫同志，大夫是住在樓上的。

格羅涅夫 謝謝，我需要的不是大夫。(走向地球儀) 對於地理學你是很有研究了？

克利伏仙 知道一點。

格羅涅夫 (轉動地球儀) 知道這是什麼國家麼？

克利伏仙 我想是大不列顛。

- 格羅涅夫 就是她。呵，我們正在把她打得一敗塗地呢！
- 克利伏仙 在那一方面呢？
- 格羅涅夫 在機械工程學上。
- 克利伏仙 呵，我完全同意你！
- 格羅涅夫 （又指了指地球儀）那麼，這一個怎麼樣呢？
- 克利伏仙 稍微困難點——但是我們也會打倒她的。
- 格羅涅夫 你已經在盡力的促成它了，不是麼？
- 克利伏仙 當然了。
- 格羅涅夫 我也如此。願意幫忙麼？
- 克利伏仙 （微笑）我還完全不知道你那話的目的何在呢。
- 格羅涅夫 你知道工程師高本柯麼？他在我們的工廠中工作呢。
- 克利伏仙 我聽說過他。
- 格羅涅夫 他同我設計了一種機器，紡織上用的一種形版機。它會使大不列顛受到打擊，並且還有她（指地球儀）。一路直達巴拿馬運河。
- 克利伏仙 （吸着他的煙斗）聽起來很有趣味。
- 格羅涅夫 那麼，你要幫我的忙了。
- 克利伏仙 （從他的大衣中掏煙斗）我怎麼能幫助你呢？
- 格羅涅夫 接受我們的定貨。
- 克利伏仙 我告訴你，你走錯地方了，格羅涅夫同志。
- 格羅涅夫 那不是我！知道麼？我提議：就是現在，我們去看看那個機器。我會去雇一種汽車的。

克利伏仙 我恐怕你是在糟蹋着你的金錢呢。我們還有我們自己的定貨要完成呢。（指指東國）

格麗涅夫 就不能爲另外一批想點辦法麼？

克利伏仙 決定這些事情的，不是你我呵。

格麗涅夫 但是，你是可以想法子的？

克利伏仙 也許吧。可是，不是在這個特殊的時刻。我們已經喊出要在三年半中間，完成我們的五年計劃了……這就

是現在我正在工作着的……

格麗涅夫 （拿地球儀來）而如果你要考慮到這件事情的話……你也不能對付一批更多的定貨麼？

克利伏仙 那很困難。

格麗涅夫 一個孩子，來到世界上，就有一個困難時期的。

然而，他還是照樣的活下去了。而且還是元氣充足的！

克利伏仙 你願意我把你介紹給我們的廠長麼？

格麗涅夫 謝謝，我很榮幸，早就同他熟識。

克利伏仙 更適當的是……

格麗涅夫 你錯了，伊帝拿特·奧奈瓦諾維奇，（轉向地球儀）

你認爲這是一件裝飾品呢，還是一件武器呢？

克利伏仙 都不是。它是用來看內的。

格麗涅夫 你應該認爲它是一件武器……誰知道，在那一方，他們是在想這着什麼，來反對我們呢……難道我們能坐着沒事要手指頭麼？

克利伏仙 但是你在談着紡織工業……一種那派風呵。

赫羅涅夫 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對於我們，一切都是武器。紡織物，糧食……它們全是武器呵。

克利伏仙 你完全是個騙動家呵。

赫羅涅夫 我沒有那個計劃。好了，你的答覆是什麼呢？

克利伏仙 我恐怕我不能幫助你。你們必須去經過公家的手續。

赫羅涅夫 那是用不着說的。但是，一個人是需要同盟者的。

克利伏仙 作起事來，你知道，也未必全要倚靠同盟者的。

赫羅涅夫 我要找機會同你談談。你在工廠裡作什麼，我也聽得一些了。我不希望有一個更好的同盟者了。怎麼樣呢？

克利伏仙 我很抱歉，我不能作。

赫羅涅夫 不能麼？很好。（向門外）維克多！

（維克多帶着一箱子藍圖上）

赫羅涅夫 把它們別起來！

克利伏仙 真的，現在……

赫羅涅夫 你停一下再談吧……把它們別起來。（維克多打開藍圖，把它們別在製圖板上。克利伏仙含着和藹的嚴笑，注視着赫羅涅夫）

克利伏仙 呵，現在呢？

赫羅涅夫 你就注意一下它吧。如果你不喜歡的話，我可以再把它捲起來。（維克多迅速的把手抽了回去）

克烈伏仙 你怎麼了麼？我想起一個笑話呢。

維克多 什麼？是什麼樣的笑話？（替齊威的手搖）一根刺。（

那根刺已經穿進了耳朵）

克烈伏仙 （聽了40）多麼悶得慌！

格烈涅夫 似乎他們已不斷的受難你說話，你就會變得固執  
起來。

克烈伏仙 你在笑話我嗎？

格烈涅夫 不，不，或可！你說話好像看着日記。它不是很像  
一個人又人嗎？

克烈伏仙 你竟是一個固執的傢伙呵！（開始觀察窗面，維克  
多把父親拉在一邊）

格烈涅夫 什麼事嗎？

維克多 我不喜歡他看你的那「日記」。

格烈涅夫 不要感念他，他的眼睛又不是有毒的。**閉住嘴**  
吧。（維克多拿了帽子，走開了，格烈涅夫背）

維克多 去呀！計划！

克烈伏仙 （向上望了）哈，上帝！

格烈涅夫 向維克多）如果你再不說話，我就會把你擠出  
去呢。

維克多 請他，請你別發火吧。（從桌旁走開，用力拔着手搖  
上的就）

克烈伏仙 從「日記」給史爾來「你笑話」，這的確是很有趣  
的。



- 格麗涅夫 呵，你以爲怎麼樣呢？
- 克利伏仙 你一定要原諒我，但是，我以爲……
- 格麗涅夫 呵？
- 克利伏仙 有點瘋狂的幻想，或者是諸如此類的。
- 格麗涅夫 在我一生中，頭腦還從來沒有比這次更清楚過呢。
- 克利伏仙 可是，當然了，我一定要更詳細的研究一下。
- 格麗涅夫 這就是我所要求的了。
- 克利伏仙 請注意：我是不能允許任何事情的。
- 格麗涅夫 我也不希望什麼允許呵，伊格拿特·史泰潘諾維奇。
- 克利伏仙 而且，我也希望你不會生氣的，如果……（門鈴響了）對不起，馬上就來。（走去開門）
- 維克多 我們該走了，爸爸。
- 格麗涅夫 是的，現在，我們可以走了。他計劃正衝攻擊呢，而我們呢，就給他來個兩翼進襲。這就是對付你的戰略呵！
- 維克多 你真是一位作戰的老手呵！
- 格麗涅夫 我們就會從正面射中波塔波夫的要害的！  
（從開着的門那裏，他們可以聽見克利伏仙向他的客人在談話：「這裏，安哪，賽爾該耶美娜」；和克魯支科娃的話：「那麼，這就是你的夢想了」。）
- 維克多 （驚異的）克魯支科娃？
- 格麗涅夫 訪問她的選舉人，看他們生活得怎麼樣呢？

維克多 (指給廣告) 那麼，這個呢？

格羅涅夫 (輕蔑的) 文憑家！

克利伏仙 (在門口) 我有客人呢，安娜·賽爾該耶芙娜。

(克魯支科娃走入房)

克魯支科娃 呵，是費道爾·史奈潘諾維奇嗎！哈囉，維克多！

維克多 下午好呵，安娜·賽爾該耶芙娜。

克利伏仙 他們是有事來看我的。

格羅涅夫 (向克利伏仙) 那麼，我就把它留在這裡了？現在我們要走了。來吧，維克多。再見，代表。

克魯支科娃 再見，費道爾·史奈潘諾維奇。格羅涅夫和克利伏仙退場。

維克多 我從來沒有想到會看見你……在這裡。

克魯支科娃 是的，我也從來沒有想到來這裏的。

維克多 那你為什麼來呢？

克魯支科娃 我不得不來呵，維克多。

維克多 你是有事到這裏來的，不是麼？僅僅是爲了事務麼？

克魯支科娃 當然，維克多，確實是極很重要的事。

維克多 你要我等麼？不是在這裡，而是在樓下？

克魯支科娃 也許我要停些時候呢。

維克多 那好極了。我可以散一會步。我可以坐在一張長椅子上等你。

克魯支科娃 維克多，我看還是不必了吧。

維克多 真的麼？

克魯支科娃 真的。

維克多 （不情願的）請隨便吧……

格塞涅夫 （在門口）怎麼了，維克多？我記得你不是說你  
必須走了麼？

維克多 現在，我想我是必須走了……再見，安娜，賽爾該  
耶芙娜。

克魯支科娃 再見，維克多！（和克多下。克魯支科娃驚異的  
考慮著那個廣告。拿起裝有醬油的瓶子，看了一下上面的商標貼  
紙，然後把瓶子放回原處。就在這個當兒，克利伏仙進來了，停  
在門前那裏）

克利伏仙 你為什麼不請坐呢，安娜，賽爾該耶芙娜。

克魯支科娃 謝謝，還是站着的好。

克利伏仙 我沒有想給你……

克魯支科娃 （指廣告）又是這老樣樣？

克利伏仙 呵，你知道：我就是最近才舉出這個牌子的，  
牆上呢，似乎有點太素淨……

克魯支科娃 是的……你已人言可畏都肯待在家裡麼？

克利伏仙 不算少。

克魯支科娃 工作麼？

克利伏仙 當然。

克魯支科娃 告訴我，你是怎麼樣工作的？

克利伏仙 (迷惑的) 我不明白……

克魯支科娃 你坐在你的寫字檯旁邊……

克利伏仙 呵……當然如此了？

克魯支科娃 請給我表演一下，你是怎麼辦的。

克利伏仙 這是你的一種幻想麼？

克魯支科娃 不，這是很有趣的，真的。

克利伏仙 如果你堅決要求的話，那麼，好吧。(坐在寫字檯旁) 還有什麼呢？

克魯支科娃 當你思想的時候，你是看着什麼地方呢？

克利伏仙 我從來沒有注意過。

克魯支科娃 我想，你是把我的傳記都背下來了？

克利伏仙 (起立) 呵，是的！不，只背了一半。請你不要見怪，我一找到別的什麼更相當的東西，馬上就把它取下來了。

克魯支科娃 你頂好還是趕快點。

克利伏仙 爲什麼呢？

克魯支科娃 否則，你也許會把那一半也背會呢。(從寫字檯那裏走開，關了頂燈) 你也沒有弄個燈罩兒。真糟。

克利伏仙 我知道。有一大堆東西我都還沒有弄到呢。

克魯支科娃 (扭熄電燈) 就用檯燈，還要好點。省得看起來太空洞了。

克利伏仙 安娜，你爲什麼來的呢？

克魯支科娃 (彎身向前審視) 這麼可愛的警徽，却插在一

個牛奶瓶子裡！

克利伏仙 花瓶在搬家時砸碎了。

克魯支科娃 那現在你怎麼裝牛奶呢？

克利伏仙 我還有一個瓶子呢？

克魯支科娃 你永遠都是一個好的管家婆阿。

克利伏仙 安娜，你爲什麼來的呢？

克魯支科娃 這個地方是並不愉快的，但是，我必須承認，  
它是很乾淨的。是誰在爲你操心着呢？

克利伏仙 我差不多覺得你要打算搬到這裡來了。

克魯支科娃 （俏皮的）我可能沒有這種打算。（註意畫圓）  
呵，還是我們工廠的副記呵！

克利伏仙 是的，格羅涅夫同志發明了一種膠版機。

克魯支科娃 （故作驚狀）他麼？

克利伏仙 是的。

克魯支科娃 （竭力裝出羨慕的樣子）它還好麼？

克利伏仙 我還不確實知道呢，但是似乎還很不錯。怎麼，  
你對它很感興趣麼？

克魯支科娃 （幾乎給坐住了）我？呵，不，當然不了。關於  
機械工程，我是一竅不通呵。

克利伏仙 等一下，我覺得你很感興趣呢。

克魯支科娃 對於機器麼？

克利伏仙 不是麼？那麼，安娜……那麼，你爲什麼來的  
呢？

克魯支科娃 你這是什麼主人呢！也許我是要你帶我到博物院去……

克利伏仙 安娜·賽爾茲羅美娜，爲什麼你一定要嘲弄我呢？這是不公平的，你知道，我……

克魯支科娃 我一切都不知道。「一切」呵！

克利伏仙 安娜，同我到地球向邊兒上去吧。

克魯支科娃 我們一起到那麼遠的地方去麼？但是，在任何情況之下，你都是很忙的。現在你正在幹什麼呢？

克利伏仙 工廠的五年計劃。

克魯支科娃 波塔波夫的命令麼？

克利伏仙 當然。

克魯支科娃 你喜歡他麼？

克利伏仙 誰，波塔波夫麼？我非常喜歡。這是一個絕妙的傢伙。鋼鐵意志。

克魯支科娃 有沒有什麼別的事情他在？你去呢？

克利伏仙 別的事兒？你亦定些什麼呢，安娜？

克魯支科娃 呵，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在尋找採訪材料呢。你總是喜歡嚴肅的談話。（克利伏仙沉默了）

克魯支科娃 伊格拿特·史嘉·潘尼羅奇，作件好事吧。請把這個廣告取消。

克利伏仙 我沒有任何你的那副照片呵。

克魯支科娃 我以為你是任何像片都不需要的。

克利伏仙 你以爲不需要麼？

克魯支科娃 不需要。

克利伏仙 好的。（取下圍巾，捲了起來。轉向克魯支科娃）安娜，你愛我麼？

克魯支科娃 請你不要……真的，我從來都沒有想到，我來這裡……（走向窗口）

克利伏仙 你信任我。否則你就不會到我這裏來了。告訴我，你為什麼來的呢？（克魯支科娃默不作聲。克利伏仙走向她那裏）後來，我以為我們是不會成功了；但是，現在，我知道，我是錯了。我傷了你的心了麼？

克魯支科娃 呵，不，一點也沒有。

克利伏仙 是的，我使你傷心了，我知道。饒恕我吧……我……

克魯支科娃 伊格拿利，史泰潘諾維奇，請你不要……我以為那已經是完了，過去了。今天，我來這裡，是正如一個朋友……

克利伏仙 除非我們把實情都乾脆說了出來，我是不讓你走的。我必須把一切都告訴你。

克魯支科娃 呵，請說吧！（門鈴響了）這麼晚了，是誰呢？

克利伏仙 我不開門。（門鈴又響了）

克魯支科娃 你得開。

克利伏仙 我不去。（因鈴聲響）

克魯支科娃 （女性的好奇心戰勝了）那麼，我去。

克利伏仙 不，不，還是我自己去吧。（走出。克魯支科娃隨到門口，站在那裏傾聽那大廳裏的響音。當她聽到是柴特塞夫的響音時，才安心的嘆了口氣，從門前走開）

柴特塞夫 （在台外）運氣不壞，你在家呢。我是直接從波塔波夫那裡來的。

克利伏仙 （在台外）就請進來吧。

柴特塞夫 （在台外）你真給你自已找到一處漂亮的小房子了！現在你是萬事俱備，只欠老婆了！

克利伏仙 （在台外，憤怒的）閉住嘴吧！

（柴特塞夫和克利伏仙走入書房）

柴特塞夫 呵，你有客人們呵。克魯支科娃同志，我很高興能在這中立地帶上會到你。

克魯支科娃 客人們正要走了，柴特塞夫同志。再見。（向柴特塞夫點頭後走出，克利伏仙跟隨着。柴特塞夫不經意的將香煙寫字檯，開了開那些花朵；然後拿起放在鞋櫃上的廣告，把它打開）

柴特塞夫 啊哈！（讀着）「安娜·賽爾該耶芙娜·克魯支科娃，一九二二年生於莫斯科。她是從悠久的紡織工人的行列中出身的。……十四歲的時候……」（克利伏仙上；柴特塞夫並沒有注意到，繼續在讀着）「她進了一個紡織工廠的……」

克利伏仙 「……訓練班，一九三九年，她畢業了……」這麼晚了，是什麼東西把你帶到這兒來的？



樂特塞夫 怎麼，打擾了你麼？

克利伏仙 那本身是放得很好的。

樂特塞夫 (指着廣告) 我猜就是這樣的。好了，這也不是什麼壞主意呵。在社會上，有四年的功夫，你是會高高在上的。(註)「那是誰呢？克利伏仙 那一個克利伏仙呢？最高蘇維埃代表的丈夫呵」。把廣告放在一旁，不壞。

克利伏仙 不要胡說八道了。你是來作什麼的？

樂特塞夫 波塔波夫說，那個儲蓄款明天必須準備好。部長要呢。麻煩正在醞釀？呢，兄弟！那些紡織人民是下着要那麼多的，不是麼？哦！你覺得那些娃娃那女人怎麼樣呢？那些女人呵，真是棘手貨。有一天，我簡直以同她們明說出來了。

克利伏仙 是麼？

樂特塞夫 呵，不怎麼正確……

克利伏仙 來，說下去吧……

樂特塞夫 我趕快溜了。(大笑)她們要把區委會：中央政府 and 部裏，都拉扯進這件事情裏面了。

克利伏仙 黨的區委會麼？

樂特塞夫 當然了。明天要舉行一個會議。但是，波塔波夫是靠着你了。他說，克利伏仙是不會讓我倒下去的。他是

---

(註) 按「蘇聯憲法」第三章第三十六條：「蘇聯最高蘇維埃任期四年。」——譯者。

不會讓我栽跟頭的。他，就是指你，他，指指尖上是有技術的。告訴我說時告訴你，直接到減委會去。（向武吉點點頭示意）

哦，她來這裏，是不是和這件事上有關係呢？

克利伏仙 不，不，當然不是了。

柴特塞夫 那麼是爲什麼來的呢？

克利伏仙 你太愛胡思亂想了，不是麼？

柴特塞夫 摸不透，兄弟，摸不透的。呵，那些女人們呵。

萬一有什麼東西裝進她們的腦袋裏的話，是沒有法子可以把它敲出來的。

克利伏仙 我應該有時間把這個考慮一下……

柴特塞夫 還有什麼考慮的呢？亞歷賽，吉爾亞地奇已經決定了。對於他的決定，我們是理應用數字來幫助的，明白了麼？數字是正在準備着呢。我已經下過命令了。

克利伏仙 你確信波塔波夫的決定是正確的麼？

柴特塞夫 可笑的問題。當然是正確的。他是廠長，不是麼？好了，我要走了。（注意到武吉了）這是什麼？

克利伏仙 我自己的一些製圖。（用廣舌把製圖藏住）

柴特塞夫 好了，兄弟，我們是被送進去了！波塔波夫是很興奮的，到處走着，像一隻最有權威的蜜蜂。同他的女人吵着嘴。那些紡織人民呵，一定是著手了什麼事情了。好了，再見。

克利伏仙 再見。

柴特塞夫 那麼你要直接到減委會了？當心，不要讓我們栽

了。

克利伏仙 不要害怕。

柴特塞夫 是的，兄弟，你這裡實在是個可愛的小窩呵。（下）

（克利伏仙轉來後，捲上簾幕。拿起圖管來，又把它釘在寫字檯上面，把花瓶放在廣告下面。拿起格爾涅夫的畫圖來，研究着。然後坐在寫字檯旁，點着他的煙斗，俯伏在畫圖之上。）

克利伏仙 （坐起）我一定要努力研究明白：她究竟是爲什麼來的。

— 幕 —



## 第三幕

### 第一場

聯共（布）區委書記波洛左娃的辦公室。一間有着寬大的  
桌子的房間，窗外是一條莫斯科的林蔭路。除去書記的寫字檯  
外，還有一張板以綠布蓋的長桌子。牆上貼着，有幾張小桌子，  
上面可設着本區企業部門送來的禮品：一、機器模型，一個十六  
層建築物的模型，以及公共汽車，電車中的模型。牆上懸着斯大  
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畫像，還有以工業為主題的，色彩鮮  
明的畫板。屋子的一角，掛着一面時鐘。它的旁邊是一扇門，  
通往高樓；波洛左娃的寫字檯上，放着一個結着花的細長的花  
瓶。一塊「禁止吸煙」的牌子，立在長桌子上。

幕啓時，瑪魯，區委辦公室職員，正在長桌上分放着紙類

船廠。克魯支科娃上。

克魯支科娃 哈囉，瑪霞。

瑪霞 早上好呵，安娜·賽爾該耶芙娜。

克魯支科娃 我來得太早了吧？

瑪霞 不，會議不久就應該開始了。

克魯支科娃 我可以在這裏等着麼？

瑪霞 當然了，安娜·賽爾該耶芙娜。（繼續她的工作。克魯支科娃走向窗口，打開窗子，向外望着大街）

（波塔波夫和樂神茲夫上）

波塔波夫 呵，哈囉，瑪霞……

瑪霞 早上好呵，亞歷賽·吉爾亞尼奇。

波塔波夫 我們是第一車吧？

瑪霞 不，安娜·賽爾該耶芙娜已經來了。（克魯支科娃轉過身來）

波塔波夫 （走向克魯支科娃）敬禮，安娜·賽爾該耶芙娜。

克魯支科娃 波塔波夫同志，早上好呵。

波塔波夫 怎麼，他們把你也拖出來了？

克魯支科娃 他們請我來的。

波塔波夫 好的；那麼，你以為怎麼樣呢？

克魯支科娃 什麼怎麼樣呢？

波塔波夫 沒有告訴你麼？

克魯支科娃 （微笑）沒有。

波塔波夫 (和藹的) 聽見了麼，榮特塞夫？——這些婦女們，大都是不可靠的呵。

克魯支科娃 你過於看重我們的才能了，亞歷賽·吉爾亞尼奇。

波塔波夫 我們行政官還不能過於看重一切呢。

克魯支科娃 不過，我是能夠的。

波塔波夫 呵，是的。(從克魯支科娃處走開，走向瑪霞) 尼娜·伊凡諾芙娜是在她自己的辦公室裏麼？

瑪霞 是的。

波塔波夫 我要見她。我可以進去麼？

瑪霞 當然可以。

波塔波夫 (向榮特塞夫) 我馬上就轉來。(下)

榮特塞夫 (走向波洛左輪的寫字樓) 到處都是花呵。

(克利伏仙上)

克利伏仙 賽爾該·賽爾該伊奇！

榮特塞夫 敬禮，克利伏仙！

克利伏仙 (向克魯支科娃) 早上好呵，安娜·賽爾該耶芙娜。

克魯支科娃 早上好呵，伊格拿特·史泰潘諾維奇。

克利伏仙 (向榮特塞夫) 亞歷賽，吉爾亞尼奇來了麼？

榮特塞夫 是的，我們一見來的。他進去看波洛左娃了。(推門)

克利伏仙 我必須立刻見他。

柴特塞夫 在會議上你會看到他的。

克利伏仙 我必須在開會之前看到他。(向瑪霞) 你能問問

波塔波夫同志，看我能不能馬上見見他呢？

瑪霞 我去試試。(下)

柴特塞夫 何事驚慌呢？

(波塔波夫出現在門口)

波塔波夫 什麼事？

克利伏仙 我必須馬上向你面談……

波塔波夫 我們要在會議上談的。

克利伏仙 我整個成了你一早晨了。

波塔波夫 現在有什麼可談的呢……在會議上，你會有你的發言的。等一下吧，我有一些緊急的事要辦呢。(進入內室)

柴特塞夫 (向克利伏仙) 當心，要壓緊你的舌。打得越密越好。

克利伏仙 是的，我必須壓緊我的舌，對極了。

柴特塞夫 那才好呢。向你說老實話吧，我就不喜歡你那揚聲抹角的辦法：『必須設法解決這個問題呵，這是很嚴重的事情呵』，以及諸如此類：那可不是布爾塞維克的談話。你必須能夠當機立斷。一旦你決定作什麼事了，就作吧。如果你不作，就讓它談談吧。

克利伏仙 你在說些什麼呢！這畢竟是一件嚴重的事情呵。這是在決定着一件新的蘇聯的機器的事情呵。

柴特塞夫 無論在這詞或裡，有一發了，一發超效能的培養



花草的機器呢？你也會著手去製造麼？你不能一切都作呵。區委會是不需要那些騎牆的人們的。你也要記住這個。不要忘記，你是黨的一個預備黨員。你必須拼命前進。

克利伏仙 我要盡力去作……

柴特塞夫 這還差不多。

（繼續着全部談話的克魯支利村，變色起來，大約是要走向克利伏仙了；這時候，塞維洛娃，格羅涅娃和德魯支寧走進來了）

克利伏仙 （走向德魯支寧）烏拉第米爾·尼古拉耶維奇，我盡力要同他談話，可是他正忙着同波洛左娃談着呢。

德魯支寧 你不要著急，區委會是會解決的。

克利伏仙 是的，可是……

德魯支寧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波塔波夫上。走向格羅涅娃和塞維洛娃。）

波塔波夫 向我們的印花布同志致敬。

塞維洛娃 哈囉，亞歷桑·吉爾涅尼奇。

波塔波夫 （向格羅涅娃）伊麗娜，爲什麼要把臉子拉得那麼長呢？

格羅涅娃 我看，你把黨員都嚇來了。

波塔波夫 你是說我的切手麼？

格羅涅娃 你可還沒有給了他們正當的權利呵。

波塔波夫 他們是不在乎的。我們可以一回家麼？今天我是有一個自由自在的晚上呵。

格麗涅娃 好吧。

德魯支寧 （走向波塔波夫） 亞歷賽·吉爾亞尼奇，我可以和你說一句話麼？

波塔波夫 當然可以。（走向一旁，向克利伏仙說）你急些什麼呢？

克利伏仙 亞歷賽·吉爾亞尼奇，我是要說——

波塔波夫 呵，你會有一個機會去說的。（向德魯支寧）喂，你還在猶疑不定麼？

德魯支寧 不再猶疑了。有些事情是必須修正的。

波塔波夫 呵，那麼，我們的意見是必須分歧了……

（波洛左娃和區委會的委員們上）

波洛左娃 （陪同委員們各自就座） 全到齊了麼？那麼，我們可以開始了。我們今天開會，是為了解關於高本柯同志和格麗涅夫同志所發明的，新的「莫斯科式」軋板機的爭論，並且討論保證迅速製造的議案。請塞維洛娃同志發言。

塞維洛娃 是這樣的……一種軋板機已經發明了。這是一種很久以來，紡織工業都在迫切需要的機器。它已經在我們這裏，在我們的工廠裡，由我們的工人高本柯和格麗涅夫發明出來了。試驗的結果呢，是出乎意外的令人滿意。這裡有第一次從那種機器上印出來的幾尺料子。（把在第一幕中見過的那同一塊織成布展示出來）我們都是莫斯科的，我們莫斯科特別區的愛國志士，這就是我們所以要把這件事提到區委會的原因了。

波塔波夫（低聲向克利伏仙說）在這種事情上，她們是很有辦法的。

塞維洛娃 我們要求，在我們的區裏，大量生產這種機器。同志們，我希望你們不至於誤會我——這樣的作，是在希望幫助我們調修工業製造品，而是在我們的區裏，有一個工廠，按照我們的意見，是可以製造這種機器，而不會妨害了它的基本計劃的。

波塔波夫（積極興奮）我以為，出席會議的諸位在裁斷的時候，要牢牢記住，這是我的工廠。

塞維洛娃 我們牢牢記住的，是那個偶然而你當了廠長的工廠。

波塔波夫 尼娜·伊凡諾芙娜，既然沒有我就在這裏把一切都考慮得這樣周到；那麼，我在這個會議上出席，也許是多餘的吧？

波洛左娃 亞歷賽，吉爾亞尼奇，一點也不多餘。回頭就會輪到你說話的。（向塞維洛娃）繼續說下去。

塞維洛娃 爲了黨的組織的，我們工廠管理部和斯太哈諾夫式的工人們的利益起見，我要求區委會幫助我們向部裡申請：讓把這種機器馬上製造起來。我的意思是大量生產……就從這個立場上，我們相信，波塔波夫是能夠對付這批定貨的；也就是說，當然了，如果他願意去作的話……

波塔波夫 謝謝你，爲了你這樣的信任我。

塞維洛娃 ……並且，如果他下命令去作的話。這就是要由

區委會來決定的了。

波洛左娃 我們是要努力去作的。（看到柴特塞夫正在吸煙吧）  
柴特塞夫同志！

柴特塞夫 （跳起）有

波洛左娃 我相信你是認識字的吧？

柴特塞夫 （急於對好）呵，當然了，尼娜·伊凡諾芙娜。  
你驅使毋喻吧。

波洛左娃 （指著「禁止吸煙」的牌子）你看到這個了麼？

柴特塞夫 （用手指將煙頭捏滅）對不起，尼娜·伊凡諾芙  
娜。這完全是出於無知的。

波洛左娃 請你安靜點吧。

柴特塞夫 尼娜·伊凡諾芙娜，我會盡力去作的。（坐下，  
吹着灼傷了的指頭）

波洛左娃 波塔波夫同志。你可以發言了。

波塔波夫 事實上，我的意見，在我所提出的備忘錄中，業  
已經人概敘述過了。你，安娜·伊凡諾芙娜、還有會裏的  
委員們，都已經讀過它了；而前報呢，也報刊過了。我只  
是要提醒你們注意這個事實：說起來，我們的工廠，在  
這個區裡，或是在全區當中，都絕對不是一個最壞的。我  
們保持着錦標，並且，我們再絕不計劃把它交出去的。

委員之一 關於這個形勢呢？

波塔波夫 那就是另外的事了。

委員之一 我們在這裏討論的，問題正是這件事情。把它

提出到區委會上來，顯然是有充分理由的。

波塔波夫 呵，我能說些什麼呢？也許那是一種優秀的機器，可是，它是不在我的範圍之內的。我不能接受這批定貨；我們的可能性是有限制的。我們並不是爲了它而設備的。我們已經考慮並且估計過一切了。在這件工作上，我委派了專門的人。而這也不僅是我個人的意見。這裡的克利伏仙和柴甘塞夫二位同志，是會告訴你們同樣的事情的。的確，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和黨的組織抱有不同意見的。但是，我確信，委員會是會帶着德魯支寧去理解目下的情況的。我們是不贊成空想的計劃的。我已經把我的觀點向部長解釋過了。除去這個，也許這就是我必須講的一切了。爲什麼這個紡織工廠要妨害我的工廠的工作呢？爲什麼，我請問？她們有什麼權利呢？她們是故意來找麻煩，用以代替專心從事於她們的工作的。我剛決定要在三年半之中，完成我們的五年計劃的時候，她們却帶着她們的膠版機一批來了。我所管理的並不是一所實驗工場。我再不能接受任何定貨了。如果我接受了，那就絕不會是爲了國家的利益的。

波洛左娃 那麼，你是說不成了？

波塔波夫 (斷然的)不成。

波洛左娃 很好。我請德魯支寧，黨組織的書記來發言。

德魯支寧 如果你不在意的話，我願意後來再說。

波洛左娃 你還沒有準備好麼？

- 乳魯步寧 沒有，還沒有呢。
- 波洛左娃 在你參加區委會會議之前，你就應該準備好呵。
- 柴特塞夫 （點著一支紙烟，但馬上就熄滅了）我想說幾句話，  
尼娜·伊凡諾芙娜。
- 波洛左娃 你已經被登記在發言人表上了。
- 柴特塞夫 很好，那我等着。
- 波洛左娃 （讀著格·涅維羅娃的定稿）格麗涅娃同志需要  
發言。
- 波塔波夫 爲了職工會的利益麼？
- 格麗涅娃 ……爲了職工會的利益，也爲了那些，你，波塔  
波夫同志——該我們是光明磊落的吧——用上貴族式的標  
度來對待的人們的利益。是的。兩位職工會員，多少年  
來，都在爲了設計一種新的機器而工作着。而他們現在造  
成力了一種機器，這種機器，可以使我們在這一方面，擊  
敗了「西方」。但是，這還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呢。這種機  
器會改善了全部紡織工業的製造品。黨同職工會的組織，  
曾經幫助了發明者們。
- 波塔波夫 這不是爲奇呵！我以爲，他們其中之一，剛巧就  
是你自己的親屬呵。
- 波洛左娃 （嚴厲的）波塔波夫同志！
- 格麗涅娃 就談親屬吧。照我看來，似乎是常原則的本質，  
在爭論中的時候，共產黨員是必須忘掉家族關係的；現  
在，我正是在實行着這個呢，波塔波夫同志。（向區委會的委

員們)我以為，在這個問題上，波塔波夫所採取的立場，並不是一種黨的立場。

波塔波夫 嘿！

格麗涅娃 我要盡力來證明的。這就是我所要說的話了。在今天，你能想到任何工廠的幹部反對斯大林諾夫運動麼？不，你不能。但是，你還記得在斯大林諾夫運動第一次開始時所發生的事情麼？不是有許多的工廠管理人，甚至於共產黨員們，他們都不理解斯大林的諾夫運動是一種多麼驚人的力量麼？他們呢，！可是，反對着它。那時候，不是有許多這樣的人麼？多麼了！在這些人中間，他們所採取的立場，就不是一種黨的立場。或者舉出一種更近的事情來說吧。你瞧，代表安娜·克魯支科娃在這兒呢。波塔波夫同志，不久以前，她還是一個非工會工廠的工人，一個職工會的大眾會員。在牛車中間，她同五十個織工機在一起，把她的的工作方法，教給她們；然而，當她在這件事情上時候，她自己所獲的代價，是異常之少的。而你絕沒有想到，在我們工廠裡，有些人曾譴責她。道：「停下來吧，安娜！爲什麼你要那樣的浪費你的時間和精力呢？爲你自己而工作吧！」就沒有有人會想到說些像今天對她所說的那樣的話的。克魯支科娃完全成功了。這是一種屬於新的戰取了獲的的勝利。聽聽你自己的呢，波塔波夫同志，只不過是「我的工廠，我的計劃，我的人們」。在你自己和別的人們之間，你已經建立起一道壁壘了。你能

够」帮助的，但是你不。你已經逐漸的變得近視了，你不能看得比你自己的鼻子更遠了。在我們的國家裡，烏拉爾（Urals）幫助着頓巴斯（Donbas），西里利亞幫助着烏克蘭，遠東幫助着白俄羅斯人（Byelorussians），而在此地，我們是在同一個黨裡，你却拒絕幫助我們。你就看不見這個麼？你就不明白：你自己就正像那些在起初反抗斯大林的運動的人們，正像那些企圖防止克魯茲科娃的人們麼？而你還稱你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工廠廠長呢。

波塔波夫 我是反對工業中的無政府狀態的。我是相信計劃力效能的。

格羅邊娃 我確信我們是會找到一些工廠，在一種計劃的基礎上，製造我們的機器。我們是有很多工廠的。但是，波塔波夫，你的損失就太大了。你正在爲你自己博得一種奇特的名聲呢。我，我自己，會記起到人們叫你們的工廠是「波塔波夫管區」。「軍長夫人」，這就是他們稱呼你的。當然，對於我，在一個黨委會的會議上，說出這樣的話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覺得，這是我的義務；並且，我想，同志們是會理解的。白痴！於你去理解這個，也還是很適宜的——趁現在還不算太晚之前！（坐下）

波塔波夫 尼娜·伊凡諾芙娜，我還想再說一句。格羅邊娃所說的，同正在處理中的事情，並沒有任何關係。

波塔波夫 真的麼？

波塔波夫 是的。不過是一種博人歡心的演說而已，每一個



字都是。我可以發言麼？

波洛左娃 亞歷賽·吉爾亞尼奇，你必須等一下……柴特塞夫同志！

柴特塞夫 (跳起) 我沒有吸煙。

波洛左娃 那好極了……我想，你是要求過發言的。

柴特塞夫 發言麼？呵，是的。(大聲的清理他的喉嚨) 第一點，我要說的是：格麗涅娃同志所說的一切，和正在處理中的事情，是毫無關係的。斯太哈諾夫運動麼！無論是誰，怎麼能說這樣的話呢？你應該自己慚愧吧，格麗涅娃同志。誰都知道，在我們的工廠裏，我們和斯太哈諾夫運動的結合，是多麼重要的。簡直是非常之重要呵！呵，你們的工廠，什麼都不如它，就連我們的生產數字也不如。

波洛左娃 稍微離題近一點吧，柴特塞夫同志，稍微近一點吧。

柴特塞夫 (向前走了走) 我是近一點了……在這裏，在區委會前面，我必須聲明；我們不能，同志們，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能夠……我們還沒有那種能力，塞維洛娃同志，我們真的沒有。

塞維洛娃 不，誰都可以知道是「你」沒有！

柴特塞夫 我請求把這話記錄在議事錄上。還是對於本席的一種侮辱。

波洛左娃 不要着急，柴特塞夫同志，一切都會記錄在議事錄上的。這個議事錄是要逐字逐句的記了下來。

柴特塞夫 （驚慌時）逐字逐句！千萬！你們不要把我的話逐字逐句的記下來吧。當我知道我所說的一切，都要被記載起來的時候，我是不能談話的。那會使我癱瘓的，同志們。當我必須選擇我所用的字句時，我的思想就會入掉軌道，越出軌外的；於是乎我就玩兒完了。如此而已。

波洛左娃 如果你不反對的話，會議是可以認為你是沒有發過言的。

柴特塞夫 那不是太古早了麼！我可以發誓我是發了言的。

波洛左娃 我們能夠明白你是在附和着波塔波夫的意见麼？

柴特塞夫 我不是附和，而是共同負担呢。

波塔波夫 爲什麼你要這樣重複柴特塞夫所說的話呢，尼娜·伊凡諾芙娜。在這上面，他的意見，畢竟是無關重要的。克利伏仙同志在這裡呢，他會想說你的。

波洛左娃 波塔波夫同志，也許你會允許我：當我選擇適當的時候，我是可以管理這個會議的吧。（向區委會委員們）我以爲，聽取克利伏仙同志的談話，對於我們，並沒有任何必要的。我們已經聽到工人管理工人的意見了。

委員之一 是的，沒有必要。

委員之二 我不同意。克利伏仙同志是負責技術管理的。我們必須聽聽他在說些什麼。

波塔波夫 我要請求會上允許這位高級技師發言。爲了這個目的，才特地把他找來的。

波洛左娃 你覺得怎麼樣呢，德魯支寧？

特魯支寧 我也請求讓克利伏仙同志發言。

波洛左娃 （向克利伏仙）在已經說過的話裡面，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麼。

克利伏仙 有。

波洛左娃 很好，讓我們聽聽吧。

克利伏仙 我必須說明：接受這批貨，是會感到更大的困難的；並且，事實上，是會使我們生產的工作進度暫時的發生了障礙的。我們真的有利權還給去麼？我們畢竟是爲了發展機械工業，正在製造着一個非常重要的定貨呢。在這一方面，我是完全同意我們的廠長的。我費了很多的時間，研究了接受這批定貨的可能性，現在，我很願意把我自己的意見更明確的說出來……

塞維洛娃 事實上，你已經說得是够明確了。

柴洛辛夫 （向塞維洛娃）你正在記着他的思想的技術情況……

克利伏仙 我有過一個機會，對於這種機器，作了一次詳細的研究。因此，我可以說，它是一種有着很大前途的，光輝的，還有着高度生產力的。器。不錯，必須在各處稍微變更一下……

格麗涅娃 爲什麼要打說一個你又不是去創造的機器呢？

波塔波夫 伊麗娜，克利伏仙哪，你甚至需要安靜的聽取一種客觀的意見麼？

格麗涅娃 這不太容易，但是我要……

克利伏仙（向波塔波夫）我是很願意說出一種客觀的意見來的，亞歷賽·吉爾亞尼奇。我知道，你是喜歡大規模的作事的；並且，我也知道，你是能夠作到的。而且，我是不同意那些打算把壓力加在你身上海的人們的……

波塔波夫 也是在你的身上呵！

克利伏仙 是的，也是在我的身上。然而，我認爲，在這件事情上面，你是錯了……

波塔波夫 誰？我？

克利伏仙 是的，你，亞歷賽·吉爾亞尼奇。事實上，不論多麼困難，我相信——事實上我是相信——我們是能夠完成這批定貨的。並且，對於我們（他的工作，毫無損害。我已經把它全都解決了。

波塔波夫 你是在亂講呢，克利伏仙。

格麗涅娃 亞歷賽，吉爾亞尼奇，惟獨在這個時候，你就不能安安靜靜的聽取一種客觀的意見麼？

克利伏仙（生氣了）我從來都不亂講的，亞歷賽·吉爾亞尼奇。你說，我們的工廠，是沒有接受任何更多的定貨的設備的。是的，我們必須改良技術……把現在還是利用着人力的一些設備，完全都機械化了。我們還沒有充分的高度生產力的裝置和發明；但是，我們會製造出新的來，並且改善着運輸。有許多事物都是我們能夠作到的。但是，那是用不着在此地來講的。（向亞歷賽）我們已經決定：在三年半裏面，完成我們的五年計劃了。好了，我們是……

完成它的，並且還要努力去修理那項機器的。我們是有充分的可能性的。這就是我要求的一切了。

波洛左娃 夠極了，克利伏仙同志。

克利伏仙 我還願意補充一點。（瞥了一下克魯文科娃）就是……利用七號那部機器，對，工廠是會造出許多很美麗的布匹來的……這是很重要的，爲了婦女們，並且……呵，當然，也是爲了其他一切的人。

波洛左娃 那麼你去別克諾夫去了。

克利伏仙 當然了。

波洛左娃 我很喜歡你的坦白。

波塔波夫 （起來）坦白！尼娜·伊凡諾芙娜，全體同志們！這簡直是一種無禮。

波洛左娃 什麼是無禮呢？

波塔波夫 一切都是！從同學們來起。我記得：我的一個工人，他在有關接受委託定貨的事實之中，有着主要的發言；而發明人之一時，企圖加以引誘，曾經拜訪過他——這是合禮的麼？尼娜·伊凡諾芙娜，你以爲這是合禮的麼？

波洛左娃 不很合禮。

波塔波夫 我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並且對於什麼我的工人會自己發動……

塞維洛娃 你在暗示着什麼呢，波塔波夫？

波塔波夫 你不喜歡這個麼？此理非不令人愉快的麼？並且，我這樣說毫不相信，除非克利伏仙同志。那地方呵，只

有發明者一個人。這是接近於黨的麼？這就是如何來決定國家問題的麼？這只是一個家庭事件呵——這就是實在情形了。（坐下）

塞維洛娃 那是不確實的，波塔波夫。

波塔波夫 不確實？克利伏仙同志，格麗涅夫去看過你麼？

克利伏仙 他去過。

波塔波夫 你聽……還有誰呢？

克利伏仙 沒有別人。

波塔波夫 當真麼？（注視葉特奈夫，後者正在神經質的點着一支紙烟）沒有別人麼？（向波洛左娃）克利伏仙同志本身並不正直。他可以事先把他的意見報告給我的。

克利伏仙 我計劃着那廢餅呢，可是你不會讓我……我看到你在拒絕這批定貨上面，犯了一個錯誤了。我怎麼能夠默不作聲呢？

波塔波夫 尼娜·伊凡諾芙娜！

波洛左娃 等一下，波塔波夫……我們還沒有聽到黨書記的報告呢。也許黨的組織已經決定繼續置身於事外了麼？

德魯支寧 不，沒有那樣的決定。我可以發言麼？

波洛左娃 努力前進吧，德魯支寧。

德魯支寧 我覺得，在區委會之前，對於波塔波夫的行動，我是負有責任的，雖然他同我並沒有商量過這個問題。爲什麼我覺得有責任呢？我打算解釋一下。（向波塔波夫）你同我在一塊工作了兩年了，並且，正如那高度生產額的百

百分比所表示的，我們工作得很好。麻煩呢，就是我們已經逐漸的的習慣於那些百分比數了，結果就喪失了我們的遠景了。還記得那些挖馬鈴薯的工人們麼？那就是第一聲雷，第一個信號。那一次，波塔波夫，我們說服了你。我們把你的錯誤指了出來之後，就讓這件事過去了。但是，那個有腐蝕性的病根，還遺留在你的身上。我是應該負責的，因為沒有充分嚴格的毅力去帮助你把它去掉。我覺得，你是會用你自己本身的智慧，學習着去理解事物的。因此，這才造成了現在的結果。你決定拒絕一批定貨，甚至於都沒有同黨的組織商議過。而這正是你犯罪的開始，對於這一點，你是必須負責的。而這又是另外的一件事了。就是格羅涅娃的父親發明了這個機器，那又怎樣呢？那也絲毫沒有錯誤呵。可是，你却採取了個人的，個體本位主義者的立場，在考慮這個機器時，並不當成是有關國家的事情，而是把它當成格羅涅夫的私人事件了。

委員之一 德魯支寧是對的。如果我的父親發明了像那樣的東西，我也是只有高高興興的去幫助他的。這不是一個家庭事件呵，波塔波夫。這是關係乎國家的。

波洛左娃 完了麼，德魯支寧？

德魯支寧 是的。（坐下）

（波塔波夫神祕的寫了一個字條，遞給波洛左娃，波洛

左娃讀過之後，把它塞進了衣袋裏）

波洛左娃 （向委員們）還有更嚴重的麼？

委員之一 我提議波塔波夫應該把剛才所說的一切，都考慮一下。

波洛左娃 他是有許多材料要考慮的……（起立）是的，波塔波夫。你已經錯認了這兩種機器對於國家的重要性了。波塔波夫同志，你錯了。而且呢，你不理睬你們工廠裡的黨的組織。就把這個作為對於你的警告吧。這種麻煩呢，我認為，是你錯認了風景了。在戰爭期間，輕工業是落在重工業和機器製造工業的後面了。你們的工廠，是在戰爭中逐漸發達起來的，而在和平到來的時候，才迅速的追了過去的。但是波塔波夫產生了一種概念，認為他獨自一人，和一小羣助手們，對於他那工廠的進步，是負有責任的。他重視這個工廠的成功，不是當作一種我們的黨的政策上的勝利，而是看成一種他自己私人的英勇行為的明證的。這就是為什麼他要說「我的工廠」，「我的人們」，「我的計劃」，不是國家的計劃，而是「我的計劃」的原因了！你是保持了錦標的，波塔波夫。你創造了高度的生產記錄，而同時呢，你就越加變得沾沾自喜了。注意一下你所選擇的，對待那些紡織工人們的态度吧。而她們還是英勇的追上了戰前的數字的。你稱呼她們為「印花布同志」！當然，那是很滑稽的。你瞧不起她們來。你知道人們是叫你「專長大人」的麼？你要批到白話，你會高興麼？你以為怎麼好呢，柴可塞夫？

柴可塞夫 （狼狽的）我同意。



波洛左娃 而是誰呢？好了，我們不要，誰說個了。這種「莫斯科式」的機器的好處是什麼呢？那意思是說，千百萬公里的美觀的布匹。那意思就是說，我們婦女們有機會穿得更漂亮了！黨是不需要反對這個的，當然反對！黨就是爲了這個的！我們婦女們由於忙碌，是向「得到這個的。你不是同意吧，波塔波夫？你是有機會去談你的賭票的。還是利用它呢。不要忘記：這些機器，是要帶上莫斯科商標，世界上最好的商標的。（坐下）還有發言的麼？這裡有一個動議，去安插紡織工廠的請求，並且請求部裡允許機器製造廠接受這批定貨，製造「莫斯科式」的機器；並且要波塔波夫同志立即準備！這批機器。還有別的動議麼？

委員們 沒有。

波格左娃 你呢，波塔波夫？

波塔波夫 沒有。

波洛左娃 我要把它來表決一下。誰贊成這個動議呢？（委員們全舉手了）一致通過。還有誰要發言的？我宣佈散會。（衆人嘩然也立）克魯科娃和你，格羅涅娃，等一會走。（克利伏德走向波塔波夫，二者都走了那裏！）

克利伏德 我是希望你有這件事情，可是你——

波塔波夫 （起來）沒有關係，有些「不回頭」同你談的——（走向門口。當他經過時，揮動手時，她「」他）

格羅涅娃 你可以等我一下麼，亞歷賽？

波塔波夫 呵，什麼？（沒有回答就離開了屋子。克魯文科娃走近克利伏仙）

克魯文科娃 我真要謝謝你呢，伊格拿特·史泰潘諾維奇。  
今天你是……

克利伏仙 請你千萬不要謝我吧。這就是我頂害怕的事情了。現在我才明白你為什麼去看我了。再見吧！（走向門口，被那走向波洛左娃的柴特塞夫攔住了一下）

柴特塞夫 喂，這就是你的拚命前邊麼？

克利伏仙 你聽我說，柴特塞夫……

柴特塞夫 去你的吧，先生。（拂上前去，走向波洛左娃）尼娜·伊凡諾芙娜，你完全不了解我呵。

波洛左娃 「你」了解我麼？

柴特塞夫 呵，這個你是可以確信無疑的。

波洛左娃 好了，這是個緊要時機呵。

柴特塞夫 我已認為我得出所有正確的結論來了。

波洛左娃 那好極了，柴特塞夫。希望你有好運氣！（把手給維·柴特塞夫。向克魯文科娃和格·波社）呵，勝利不是愉快的麼？

克魯文科娃 呵，尼娜·伊凡諾芙娜，你這事情處理得多麼好呵。

波洛左娃 但是，你，親愛的，仍然需要更多的學習呢。（把波塔波夫的字條遞給維）讀讀這個吧。

克魯文科娃 這是什麼呢？（讀者）「我得到確實的消息：

關於這個機器，安娜·伊凡諾芙娜是去過克利伏仙的房間的。這個你稱之爲什麼呢？這是誰寫的？

格麗連娃 這是波塔波夫的手稿。

克魯支科娃 這是真的。我去看過他了。

波洛左娃 你同他談話了麼？

克魯支科娃 是的，但並不是關於機器自。可是我會再打算

.....

格麗連娃 尼娜·伊凡諾芙娜，還有瓦西里·蓋夫拉的工作呢。

波洛左娃 不，伊麗娜。這件事情你做得並不適宜。而且，你會同她去的話，你就到了一個陷阱了。不要忘記：安娜是個政治家。政治家著手什麼事情的話，是一定要有企圖的。把這牢牢记在心上吧，安娜；並且，永遠不要讓你的私事妨害了你的羣衆工作。

克魯支科娃 呵，尼娜·伊凡諾芙娜，我們有私生活和集體生活，已經變得這樣密切的纏繞在一起了，以致要劃分界限，都成爲不可能的事了。但是，從技術上說來，你是對的。我再也不去想了。

波洛左娃 現在，你可以放心自便的去了。

克魯支科娃 我恐怕我是不能夠了。

(波塔波夫上：筆直走向波洛左娃，既不注意格麗連娃，又不注意克魯支科娃)

波洛左娃 你爲什麼不戰鬥呢？

波塔波夫 對不起，波洛左娃同志。我是太急了。

波洛左娃 好了，你原諒些什麼呢？

波塔波夫 是什麼？（瞥了格羅涅娃和克魯安科維一眼）沒有什麼。完全都對。關於那個工廠，你是用不上擔心的。一切我都會作的。黨的大議，對於我就是法律。至於我自己呢，我是聽得出必要的結論來的。這就是我所要說的一切了。（筆直的望着波洛左娃）

波洛左娃 好呵，波塔波夫。我希望：你走現在在會議上所爭論的是什麼呢？

波塔波夫 我會想出來的……再見。（走向門口，仍然不去注意其他那兩位女子）

格羅涅娃 亞歷夫，你可以等等我麼？

波塔波夫 當然不了！（停在門口）我不是回家去的。

（下）

波洛左娃 那麼，就是這樣了！

格羅涅娃 不，尼娜·伊凡諾芙娜……爲了這事，他是永遠不會饒恕我了！

## 第四幕

### 第一場

波塔波夫的房內，景同第一幕第一場。是晚上的時候。格麗涅娃坐在沙發椅前。維克多在室內來回走動。

維克多 你是只有歸罪於你自己了。如果十二年來，你對他要堅決一點的話，他是永遠不能像這樣的離去的。

格麗涅娃 你以為原因就是這樣不幸麼？

維克多 我也不認為它是很重大的。

格麗涅娃 等到你結了婚再看吧。

維克多 我記得我是永遠都不會的了。

格麗涅娃 為什麼不會呢？

維克多 C 單想呵，我的親愛的姑姑。他選擇了那個瘦長條子的技師了。

格麗涅娃 維克多，你也放棄得太快了。甚至於我都不會相信：你已經向她談定這事了麼？

維克多 幾乎就沒有……

格麗涅娃 呵，我希望：你總不會忘記去拉你去辦吧？

維克多 我怎麼說；不要！不必了，伊麗莎，我要繼續再研究上兩個禮拜；然後，我就要走了……

格麗涅娃 到那裏去？

維克多 到黑海岸邊，徒步旅行一週。

格麗涅娃 在邊境，有什麼目的？

維克多 爲了這崇高的目的，有些人是死去的，是戰戰兢兢的，而另外的人呢，就得愛恨氣憤了。

格麗涅娃 或許我正應該走了？

維克多 不，姑姑，你所需要的是一聲安慰。呵。好了，我要用上我個錢去從事研究工作了。真——走了，都請不要打攪我。（走入隔室。格麗涅娃繼續說着。門鈴響了。格麗涅娃也立，爲講了一下，修飾一下面談，然後走去開門，差不多是馬上就個個那兒着衣不鮮歸來了。）

格麗涅娃 來，帶我縫縫吧。

克魯支利娃 你作的是什麼呢，伊麗莎，費了多美錢？

格麗涅娃 一件外衣，安娜——女管家。請你看給我：你覺得，一條淡黃色的領子，會同這件式樣調和麼？

克魯支科娃 淡黃色的領子？我很可以。

格麗涅娃 那麼，如果我在這上面來個蝴蝶結，看起來怎麼樣呢？記得那首「絲帶兒，蝴蝶結，吸引了情郎」的歌麼？不是這樣說的麼？

克魯支科娃 「絲帶兒，蝴蝶結」……你真神奇呵，伊麗娜·費道洛芙娜，居然還能像這個樣子呵。

格麗涅娃 你讓我怎麼辦呢？我不能乖乖的跑到我的代表前面，爬在她的肩上哭一鼻子呵，我能麼？

克魯支科娃 你真是一個勇敢的女人呵，伊麗娜·費道洛芙娜！但也許你是真的滿不在乎吧？

格麗涅娃 呵，不，安娜，你錯了……過去這兩個禮拜裡，我是這樣的痛苦，我簡直不知道我自己該怎麼辦了……（立起來，在室內走着）

克魯支科娃 但是，他在什麼地方歇着呢？

格麗涅娃 老實給你說了吧：有兩個晚上，我打電話到他那工廠裡的辦公室了；可是，我剛一聽見他的聲音，電話就給掛了。

克魯支科娃 他就完全沒有回過家麼？

格麗涅娃 一次也沒有……他打發柴特塞夫來過兩次，爲了取他的劇檢用具和一些別的東西……如果那個男人再來這裏的話，我會給他來一次招待，讓他好久都不會忘掉的。這個忠實的家臣呵！

克魯支科娃 我聽說那個影版機已經在生產着呢……

格麗涅娃 是的，你是不知道亞歷賽呵。萬一他開始作什麼事情了，除非完成了，他是絕不會讓他自己和其他的人們休息一下的。（聽病的）他是很知道怎麼樣把工作幹得很好的。

克魯支科娃 伊麗娜·費道洛夫娜，你很愛他，不是麼？

格麗涅娃 麻煩就正在這兒呵，安娜。（門鈴響了。格麗涅娃走去開門。阿老格麗涅夫一塊轉來。老人穿著一套新衣服，攪雜的鈴子，對於他是太緊了。腋下夾着一個巨大的紙夾子）

格麗涅夫 下午好呵，安娜·賽爾該耶芙娜！（向他的女兒）我是要去省部長的。亞歷賽在麼？

格麗涅娃 爸爸，不在。他不在工廠裡就在中央政，呢。

格麗涅夫 這個傢伙永遠都不在家。

克魯支科娃 那完全是你的錯呵，因為你給了他那麼多的額外的工。作。

格麗涅夫 是的，這些日子，他正在人比而特忙呢，一點都不假。呵，他盡力的頑強抵抗着；可是，當他看到固執是毫無用處的時候，他屈服了；現在呢，對於這件事，却真正的熱心起來了。現在，每逢我們碰到時，總是『費道爾·史泰潘諾維奇』，要多親切有多親切了。

格麗涅娃 他給你談了些什麼呢？

格麗涅夫 呵，各式各樣的事情呵……多一半是關於工作的……他說：『如果有什麼事要看我的話，就請直接到工廠來吧；在家裏我是不辦事的』。但是，我想，我是會在家



裏把他捉住的。部裡喚我去呢，有一點我是要向他請教的……你知道，伊麗娜，他是完全轉變到我們這方面來了。讓克利伏伯同我一道工作。那也是一個漂亮的年青小伙子。他的肩膀上，有一點聰明的腦袋。在晚上，很長的時間，我們那是在一塊度過的。

格麗涅娃 是麼？

格麗涅夫 是的，常有一塊。

格麗涅娃 你喜歡他麼？

格麗涅夫 如果我不喜歡的話，那才是喝醉了酒呢。對於我們的關係，他還給附加了一兩點東西。（向克魯支科娃）你在那張廣告……他取下來了。

克魯支科娃 呵，這和運動已經過了好幾個月了。

格麗涅夫 他的烟吸得真多呵。安娜，你應該看看他去。

克魯支科娃 我是受不了那種煙草的氣味的。

格麗涅夫 （意味深長的）呵，是呵。好了，我必須走了。（門鈴響了）也許是亞歷賽吧？

格麗涅娃 不是，他是不這樣按鈴的。（走去開門）

格麗涅娃 （在室外，客談的）你來作什麼呢？

（格麗涅娃同格麗涅夫上）

柴貝索夫 （那件造作的向格麗涅夫和克魯支科娃致敬之後，轉向格麗涅娃）亞歷賽，吉爾亞尼倫打負我來的。

格麗涅娃 很好。（向格麗涅夫）父親，留好你還是走吧。你就要晚了。

格麗涅娃 （坐下）我馬上就走。有些事情我是去問問柴特塞夫同志呢。

格麗涅娃 柴特塞夫同志似乎是不會給你一個聰明的回答的。

柴特塞夫 爲什麼不會呢？湊巧，在特殊的事情上，我是識多見廣的。

格麗涅娃 你知道，我是要去看看長官……

柴特塞夫 （不安的）部長麼，俄國科·史泰爾諾維奇？爲什麼你一定要去看他呢？

格麗涅娃 父親，你會明白了的……

格麗涅娃 （起立）好的，我走了，

柴特塞夫 等一下，費德爾·史泰爾諾維奇……如果你能等我，我就要感謝不盡了。

格麗涅娃 父親是沒有時間等的。

柴特塞夫 （失望的）這就太可惜了……

格麗涅娃 （又坐下了）我可以等的。（向柴特塞夫）趕快辦你的事吧。

柴特塞夫 用不了一分鐘的。（向格麗涅娃）盧梭·吉爾亞尼奇要那個放在他書房中寫字檯上的、有着藍圖的紙夾子。這兒還有一張各種東西的單子。（讀着）兩件襯衫，一件是藍條的，另一件是純白的。三隻短襪，他吸烟用的打火機。那是放在他那寫字檯的右手的抽屜裡的……

格麗涅娃 好了，柴特塞夫！

克魯支科娃 (向格麗涅夫) 費道爾·史泰潘諾維奇，乘這

個時候，讓我們到外面的露臺上吸點新鮮空氣吧。

格麗涅夫 等一下，好的，等一下……柴特塞夫同志！

柴特塞夫 這就要完了。是的，還有一札『北極牌』的剃刀刀片，是放在寫字檯左手的抽屜裏的。(把單子遞給格麗涅夫) 這就是全部了。你可以把一切都放在這個文具夾裏面的。

(點摸著文具夾上的扣子) 喂，來吧！呵，一點也不錯！

格麗涅夫 (吃驚的) 伊麗娜，這是怎麼回事呢？

柴特塞夫 (輕快的) 怎麼，你還不知道麼？亞歷賽·吉爾亞尼奇已經離開家了。

格麗涅夫 什麼？離開家了？

格麗涅夫 等一下，爸爸。(冷冰冰的，向柴特塞夫) 無論如何，波塔波夫沒有要德國科倫香水(eau de cologne)麼？

柴特塞夫 我上一次就把科倫香水拿去了。

格麗涅夫 呵，你拿去了，是麼？皮鞋油怎麼樣呢？我想，你是忘記皮鞋油了吧？

柴特塞夫 亞歷娜·吉爾亞尼奇完全沒有提到皮鞋油呵。

格麗涅夫 伊麗娜……

格麗涅夫 等一下，爸爸。(走向門旁，用力把門打開) 他要他的『北極牌』刀片呢，是麼？好的，你可以告訴你的那個波塔波夫；如果他敢再打發你到這裡來的話，我就把你們兩個人都罵得滿臉發熱，使你們都樂意滾到北極去呢。

柴特塞夫 呵，這太不公平了……無論如何，我也不過是人

家請我作什麼，我作什麼就算完了。

格麗涅娃 你總是人家請你作什麼，你就作什麼的麼？

柴特塞夫 我能盡我的才能……

格麗涅娃 那麼，就請顯示一下你的才能，離開我的屋子，  
越快越好。

柴特塞夫 但是沒有東西，我不能走呵。

格麗涅娃 是的，你能够。並且要當心：把你後面的門關  
上。我是不願意傷風的。

柴特塞夫 傷風？在大夏天裡？

格麗涅娃 柴特塞夫！

柴特塞夫 那些藍圖呢。沒有它們，我不敢回去……

克魯支科娃 柴特塞夫，最好你還是當心點吧！

格麗涅夫 （起立，向柴特塞夫，客氣但是堅決的）賽爾該·賽  
爾該伊奇！柴特塞夫同志！你沒有聽見這位女士說了麼？  
現在，就當一個乖乖的，客客氣氣的傢伙，滾你的蛋吧。  
（用肘肘搥着柴特塞夫）滾蛋吧，像個乖乖的孩子似的！就  
是這樣吧，賽爾該·賽爾該伊奇。我會照料着你，使你  
不至於滾下樓梯的。

柴特塞夫 關於這個，我要控告……這是使用暴力。

格麗涅夫 沒有什麼暴力。我同你一塊兒走。（走出的中途）  
伊麗娜，我們走後，把門關上。（格麗涅夫和柴特塞夫下  
場。格麗涅娃靜的一聲把門關上。神經質的在室內來回走着。  
在最後一場時，克魯支科娃是在外面的露臺上的；現在聽到下面

街上的喊聲，扶前擺杆彎下身子去看，究竟是日終乎。

克魯支科娃 什麼？高一點！高一點！等一下！（走回室內）  
柴特塞夫忘掉他的文書夾了。

格麗涅娃 （拿起文書夾來，跑到窗簾外面，把書丟了下來）給  
你，把你的寶貝財物拿去。（回到屋裏，投身於沙發之上，笑  
了起來）他怎麼能夠呵？他怎麼能夠呵？

克魯支科娃 平平氣吧，伊麗娜，費道洛芙娜，不要把這事  
放在心上吧，他們是不值得的。

格麗涅娃 （坐起）就等他回來吧！不，安娜，無論如何，  
你都不要結婚呵。那是不值得的！只要你不要違背他們，他  
們是什麼問題都沒有的。……

克魯支科娃 我已經想到這個了，伊麗娜，費道洛芙娜。事  
實上，就是有一點兒。真痛心呵，伊麗娜，費道洛芙娜。  
你知道，他也是有一種固執的性情的。記得那次在區委  
會開會吧。「請你千萬不要感謝我……」是的，他們大半  
是驕傲的，那些男人們。你以為我為什麼同他斷絕的呢？  
我是害怕他會小看我的。我覺得他是討厭同我在一起的。  
他畢竟是一個有學識的人；而我呢，還有許多東西要學習  
呢。但是，現在，也許我是不應該用這些話來打攪你的  
吧。

格麗涅娃 你並沒有打攪我，我。繼續說吧。

克魯支科娃 所以我決定：在一生中，我要自己來排除困  
難，向前進行了。並且，要把他在我心中驅逐出去。可

是，你知道：他是不會出去的。有時候，我覺得：只要他跑了來，用手拉着我說：「來吧，安娜，讓我們遠遠的走吧……」我就心滿意足了。而如果湊巧正在休假時期的人有的話，我就會去的。先坐火車，再坐船，然後是步行……並且，我們是手手挽手的，沿着海邊散步的。有生以來，我還沒有到過海邊呢。我使你厭倦了吧？

格麗涅娃 不，不，說下去吧。

克魯支科娃 我是多麼希望他能向我談談愛情呵。有些簡單的話語，在旁人聽起來，似乎覺得是很蠢的；但是對於一個你愛的人，却是意味深長的，不是麼，伊麗娜·費道洛芙娜？

格麗涅娃 是的，安娜，一點都不錯。（起立，走向窗簾——向內探視着）維克多就快要吃晚飯了，但是家裏沒有麵包了。

克魯支科娃 維克多？他在那裡呢？

格麗涅娃 他正在從事着研究工作呢……你知道，安娜，我已怕他是陷在愛情裡了。

克魯支科娃 同誰呢？

格麗涅娃 同你。

克魯支科娃 呵，不，伊麗娜·費道洛芙娜。這是不可能的。他不應該……

格麗涅娃 我也以為他不應該呵。安娜，親愛的，我必須跑出去買點東西當晚飯了。像你好小姑娘似的，在那裏等着

吧，我是用不了幾分鐘的。

克魯支科娃 讓我同你一塊兒去吧。

格覽涅什 不，不，請你留在這兒……也許會有什麼人來呢。

我馬上就回來。（拿起購物袋了，繼續走出。克魯支科娃又走出露絲林面，斜靠在欄杆上面。從遠處傳來了悅思的樂章的旋律。維克多從內室走了進來。他並不知道克魯支科娃看場，一直走向盥器檯找些好吃的東西。克魯支科娃轉過身來，注視着他。）

維克多 沒有人了！

克魯支科娃 不一定。（見維克多）

維克多 安娜，你去？

克魯支科娃 你不是看見了麼。伊里娜·費里，各美娜，去買東西了。她很快就會回來的。

維克多 是的……哦，呵……我正在從事研究工作呢。

克魯支科娃 我還以為你在去去請請呢。

維克多 不，現在我在這裡研究呢。這幾天，這屋子裏很安靜。

克魯支科娃 你的學科論文進行得怎麼樣了？

維克多 我已經寫好一半了。

克魯支科娃 寫得還很得吧？

維克多 我以為還可以。可是，不久我要出去走一個月了。

克魯支科娃 疲倦了麼？

維克多 有一點兒。感到有方法，很少談話，喝，談話是煩瑣這種的事。安娜，你……沒有得到休息麼？

克魯支科娃 沒有，但是我希望不久就可以得到。

維克多 到過阿不卡齊亞（Abkhazia）麼？

克魯支科娃 沒有。

維克多 克里米（Crimea）呢？

克魯支科娃 我從來沒有有過海邊。

維克多 那麼讓我們一塊去吧。來次徒步旅行。到西諾普（Sinop）去。那裡有一座頭鬘養育所。你喜歡頭鬘們麼？

克魯支科娃 恐怕我還沒有決心去接近他們。

維克多 我一點都不愛他們。他們胡說亂道的。

克魯支科娃 別的他們還能作什麼呢？

維克多 讓我們去吧，安娜。我給你當嚮導。這就是我的意思了。（捉住了她的手）我們是會手拉手的沿着海邊散步的……

克魯支科娃 不，維克多。

維克多 爲什麼不呢？

（克魯支科娃沉默着）

維克多 你愛克利伏仙，不是麼？當我在他那裏遇到你的時候，我就注意到了。

克魯支科娃 伊麗娜·費道洛芙娜怎麼這麼久還不回來呢？我必須走了。

維克多 那麼是不成了？

克魯支科娃 不成，維克多，你知道，我已經準備好到什麼別的地方去了……莫斯科附近……並且，我也不十分喜歡



海。(門鈴響了)這是誰呢?

維克多 我去看看。(門開。可以聽見他在台外的聲音：「請進來吧」。克利伏仙上，維克多隨後)

克利伏仙 下午好呵，安娜·賽爾該耶芙娜。

克魯支科娃 (驚呆了)下午好呵，你……

克利伏仙 不，我不是來看亞歷震·吉爾亞尼奇的。

維克多 無論如何，他是不在家的。

克利伏仙 我知道……我在你那裡來了，安娜·賽爾該耶芙娜；你的隣居們告訴我，說我會在這裏找到你的。所以我就來找你了。

克魯支科娃 (仍呆坐着)找我?

克利伏仙 是的。我有許多的話要告訴你。許許多多……

克魯支科娃 多麼有趣呵。(向維克多)你們二位認識麼?

克利伏仙 (心不在焉的)是的，是的……

維克多 我們以前會過。

克利伏仙 能够認識你，真是一極榮幸呵。

維克多 我也一樣。非常之榮幸呵。怎麼你們不請坐呢?

克魯支科娃 (好像從夢幻狀態中醒了過來似的)不，不成。

無論如何都不成。伊絲拿特·史泰納諾維奇！我們走吧。

維克多，伊麗娜，費里洛芙娜讓我留在這裡，怕也許有人

來；現在你既然在這裡，當然就沒問題了……再見，維

克多。(把手遞給他。維克多說着話，一筆一劃)

克利伏仙 爲什麼你始終沒有同你父親到我那裡去呢?

維克多 改日我會去的。

克魯支科娃 (不耐煩的) 是的，是的，他會來的。(向克利伏仙) 現在，向他說再見吧。

克利伏仙 呵，是的……再見吧，親愛的維克多。你就是一個漂亮的小夥子呵。認識了你真是快樂呵。

維克多 我也一樣。再見。(克魯支科娃與克利伏仙退場)  
……我真希望你別忘了你那工公學的字子呵！(兩入內室，蓋上時，手裏拿着帽子)不成呵。維克多，費道洛流奇。你已經開始帶上褲了，我有老兄。這更是要擔心呢。帶上文憑滾蛋吧。那是必須等待的。現在呢，……(走出，砰的一聲關上了門。舞臺變成了一室。於是，門開了，波塔波夫悄悄的走了進來，帶着柴科夫大拿的那同一個文書夾。他的襯衣上的鈕釦沒有扣，也沒有繫着褲帶。用腳去走過了屋子，望了望外面的路臺，然後又望了望外面的隔出風子。走進一間屋子裏去；不多一會，走了出來，帶着一塊紙夾了，兩件淡藍色的襯衣，幾雙襪子，和一些別的小雜。把這一切都放在桌上的文書夾旁邊)

波塔波夫 我能把它放在什麼地方呢？我可以發誓：它是在行手的抽屜裏呢。(走出屋子，又轉了回來。向衣櫃櫃內看了一會) 沒有。它能夠那裏去呢？(又打開了衣櫃) 沒有。連一塊牆皮也沒有……啊哈，這些什麼？(取出酒瓶，舉了起來，察看裏面所裝的東西) 我想，我是可以擠出一點東西來的。(倒了一小酒杯伏特加酒，把它丟在桌上，又走回

食器櫃那裏，想要找點吃的東西。找到一包咖啡精）咖啡精，弄到手的還並算壞！（又另外倒了半瓶伏特加酒，不大情願似的，把酒瓶放回食器櫃裏去。背對着門坐了下去。當格麗涅娃進來時，他剛好喝完了酒）

格麗涅娃 爲了誰的健康你在乾杯呢，亞歷賽·吉爾亞尼奇？（波塔波夫大吃一驚，身子一抖，酒盃落地。等要去撿碎片時，格麗涅娃阻住了他）我會來作的……（把碎瓶子清除乾淨）請坐……馬上我就預備好晚飯了。（指着食器櫃）在那邊保存什麼東西是太熱了。一切東西都在冰箱裡呢。把你的文書夾拿到書房裡去。（把文書夾遞給波塔波夫）怎麼樣？

波塔波夫 我是不要吃什麼晚飯的。

格麗涅娃 呵，你已經吃過了麼？把這些襯衫放在這裡作什麼呢？你明天早晨才用得着它們呢。

波塔波夫 我不是住在這裏的。

格麗涅娃 是的……呵，這還算有點道理……至少你還算有見識：你自己來了……打發柴特塞夫來是什麼意思呢？天才曉得他是會怎麼樣想的。喂，過去你這兩個禮拜住在這裏呢？

波塔波夫 工廠裏。我的打火機在那裡呢？

格麗涅娃 你的字條上不是說，它在你那寫字檯的右手的抽屜裡麼。

波塔波夫 它不在那裏。

格麗涅娃 那麼，看看左面的抽屜呵。

波塔波夫 我看了。也不在那裏。我把它弄丟了；對於它，我已經習慣了。

格麗涅娃 對於你的打火機麼？而我呢，過去這十二年來，對於你也已經習慣了。你會想到過這個麼？

波塔波夫 我沒有任何時間去想的。我是太忙於工作了。

格麗涅娃 但是，我已經想了。

波塔波夫 是麼？

格麗涅娃 是的。並且我已經決定了：你或者是遷回這個房間來，也就是說，你被承認住過這個地方；或者呢，是把你所有的東西收拾一下——但是要馬上就辦，並且也不能找任何幫手——並且通知房屋委員會：讓你遷出去了。

波塔波夫 認真麼？

格麗涅娃 十分認真。附帶的，還有一件事情，對於我們兩個人，作起來要容易得多。

波塔波夫 什麼事呢？

格麗涅娃 我們的結婚，始終有有登記過。我們仍然是波塔波夫同志和格麗涅娃同志。對麼？用不着小題大作的去搞什麼離婚的。既省時間，又省金錢。對麼？

波塔波夫 怎麼辦呢？

格麗涅娃 呵，簡單得很。或者是你留下來吃晚飯；或者……或者是你走。

波塔波夫 你爲什麼要老提晚飯呢？我不能留在这个家裏！

格麗涅娃 爲什麼你不能呢？

波塔波夫 因為……因為……

格麗涅娃 ……因為你的老婆——在這時候，我們也可以按上那個新的稱呼吧——在它的區委的會議上，爲了你的錯誤，起來批評了你了麼？

波塔波夫 你愛怎麼想就怎麼想吧……但是，我也附帶的說一句：現在，我正是在爲了兩步計劃而工作着呢。

格麗涅娃 這是唯一的理由麼？

波塔波夫 呵，注意，格麗涅娃同志。要我老實的對你說麼？

格麗涅娃 是的。

波塔波夫 很好，那麼……我的意思呢，你在那個會上地演說，是不道德的，並且對於我自己，是不公平的。而或因爲這個，我拒絕同你住在一個屋子的下面。無論如何，一個男人是有他的驕傲呢。

格麗涅娃 什麼驕傲呢？

波塔波夫 如果你樂意的話，就算是我的男人的驕傲吧。

格麗涅娃 奇特自概念呵，男性的驕傲。就沒有比這什麼更爲適當的了麼——比如說：一個共產黨員的驕傲，一個蘇聯行政官的驕傲吧。無論如何，你已經實行了區委會的決議了，不是麼？

波塔波夫 如果我沒實行了，又怎麼呢？

格麗涅娃 （那新的）跟我同見得吧：在那個會上，我所說的話，和那些決議，是絲毫都不衝突的。

波塔波夫 你沒有權利去弄那樣一個強勁的：你忘記了：你是我的老婆！

格麗涅娃 而你也忘記了：除去是你同老婆以外，我還是黨的一個黨員呢。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呢？

波塔波夫 我已找到解決辦法了。

格麗涅娃 也許吧。但是，那是錯誤的。那不是一個黨的解決辦法。

波塔波夫 如果你不樂意的話，你可以到波洛左娃那裡訴苦去。我擁護她會理解你，並且也會支持你的。但是，不要希望我再繼續同你鬥下去了。我一見你就生氣。晚飯！你希望我回到家裏來，同你坐在桌子旁邊，並且互相摟摟着。「呵，你喜歡最近上演的喜劇影片麼？」奇妙的景像呵，不是麼？不成，我已經有了全部的喜劇了，我還沒有謝謝你呢。

格麗涅娃 你是一定要盡力使它弄成一幕悲劇了。

波塔波夫 你還希望什麼呢？同一個女人一塊居住了十二年，愛着她，並且也相信你很了解她，而忽然之間呢，她向你玩了那樣一種卑劣的手段！你覺得這是有趣的麼？

格麗涅娃 一種卑劣的手段？那麼這就是你所想的了，是麼？

波塔波夫 別的我還是當想些什麼呢？

格麗涅娃 你是處在一種很壞的情況裏面了，亞歷賽，比我所想的還要壞。你聽着，你偶然犯了一個錯誤。我不同意

你。我反對你。但是，無論如何，這不是我們自己的私人事件，不是麼？如果你樂意的話，可以說那是一種有關整個社會的事情……但是，你所作的呢，就好像那是什麼不值一提的家庭糾紛，就好像是我對你不忠實了，或是別的什麼事情。你已經把你的動機混亂了，亞歷賽。不，不要打斷我的話。現在讓我說吧。呵，這裏就是我要說的話了。我愛你，亞歷賽，因此，這幾個禮拜以來，就使我更加痛苦了。但是，如果你打算把我只當成是一個順從的妻子的話，那你就大大的錯了。呵，是你自己教給我緊緊的掌握住我的原則，要忠誠，要正直。現在爲了遵從你的教訓，你是不能利用上它來反對我的。也許你認爲我們是無能實行我們的教訓的麼？但是，那是錯誤的，亞歷賽；而如果你不理解的話，那就是你的錯誤，而不是我的。而如果我在你作之前就實行了的話，那就不是我的過失，而是你的。當然，亞歷賽，你一定是會按照你所認爲的最好的去作的……但是，不要希望在我身上發見一隻馴順的羔羊吧。你不要以爲我和你同居，正是爲了男性的可愛的緣故，正是爲了你那灰色的眼睛和你那強壯的臂膀的緣故吧。如果你不能理解你的錯誤的話，亞歷賽，不和你同居的，那是我；而且也不是爲了其他的關係。現在，你可以走了！

波塔波夫 那麼你是驅逐我了？

格麗涅娃 不，我僅僅是不留你了。

波塔波夫 很好，再見吧，伊麗娜……

格麗涅娃 再見吧，亞歷賽！

（波塔波夫扣上襯衫的鈕釦，並沒有看格麗涅娃，就走出屋子去了，格麗涅娃沉默的注視着他。看到忘掉的文書夾了，拿起它來，在波塔波夫之後，走向門口）

格麗涅娃 （穿過開着的門，向後凝眸） 亞歷賽，你忘掉了你的襯衫了……

（沒有回答。在門口那裏停了一會，格麗涅娃走向外面的露台，靠在欄杆上面向下凝望……但下面的街上是黑暗而沉靜的。她走進了室內，從文書夾中取出了襯衫；她的眼上，像有夢幻中似的蒙紗；她以一種轉然是女性的姿態，將一隻手緩緩的壓在襯衫上面）



## 第二場

克利伏倫的房間。與第二幕第二場同。只是現在房子中間多了一張宴會用的長桌，上面放着玻璃酒。仔細一觀察的話，克利伏倫的這個家，顯然是發生了變化。看去比以前更舒適了。寫字檯上的花，現在是插在一個花瓶裏了。特別惹人注目的，是牆上出現了一張克魯支司杜的人照片。書架上單



着華麗的印花布帘了，和窗簾配得異常相稱。窗簾呢，現在正拉向一旁，顯現出臥室莫斯科的全景來；遠遠的可以看見克列姆林（Kremlin）——個塔樓上的紅星。莉莎·格羅涅娃，外衣上罩着一個圍裙，正在裝碟着桌子。她默默的忙碌着，時時退後讚賞她的才藝。門鈴響了，格羅涅娃走去開門，差不多馬上就轉了回來；繼之而來的是柴特塞夫，他抱着一束秋天的花。格羅涅娃並不注意對他，只是繼續的裝前菜罷了。

- 柴特塞夫 晚上好呵，格羅涅娃同志！
- 格羅涅娃 [心不在焉的] 呵……好，好！
- 柴特塞夫 我說，晚上好呵……
- 格羅涅娃 呵，是的，很好……（不作聲了）
- 柴特塞夫 我們的主人們呢？
- 格羅涅娃 他們還沒有回來，
- 柴特塞夫 你能告訴我這些花放在什麼地方麼？
- 格羅涅娃 廚房裡有一個磁瓶。
- 柴特塞夫 要我自己去作麼？
- 格羅涅娃 有什麼理由不應該呢？
- 柴特塞夫 呵……完全沒有……（下。自從柴特塞夫進來後，  
她是第一次抬起頭來望着他；他那優美的姿態，使她笑了。柴特塞夫轉來時，一手拿着蘋果，一手拿着鮮花）現在我該怎麼辦呢？

- 格麗涅娃 把它們放在桌子上。
- 柴特塞夫 那就沒有人會知道是誰把它們帶來的了。
- 格麗涅娃 那麼，就把瓶子抱在你手裏吧。
- 柴特塞夫 也許有人會誤會我，以爲是送牛奶的呢。（把  
瓶了荷花放在桌上）我可以替你的什麼？
- 格麗涅娃 作吧。你有開瓶子的東西麼？
- 柴特塞夫 那一個自尊自重的工業行政官員來沒有一個呢？  
（取出家譜）你瞧。
- 格麗涅娃 用起它來。
- 柴特塞夫 （開着瓶了，你始終都是這件專制麼？
- 格麗涅娃 從小時候就是。
- 柴特塞夫 但是，我也不是你那職工會的會員呵……（給自己  
倒了一杯酒，喝了之後，又拿起一塊夾肉麵包來，滿死了……
- 格麗涅娃 柴特塞夫，這可不怎麼漂亮呵。
- 柴特塞夫 什麼話！……你從你的房間裡把我扔出來，那漂亮麼？
- 格麗涅娃 那是你應得的。
- 柴特塞夫 你會相信的：那一次我並沒有發火。事實上，因爲那個，我的確還是尊敬你的。
- 格麗涅娃 那麼，那就算是對於你的尊重的回報吧。
- 柴特塞夫 呵，請不要再說了吧，我求你。區別是並不適合於你的。大概說來，一個人是應該承認錯誤的。我承認我的。克利伏仙承認他的。他來了，被教訓了一通之後，他

的請願被批准了。這就是那結果了。(指桌子)

格麗涅娃 可是，沒有人到我那裏來呵。

柴特塞夫 你應該盡力的自己去呵……看到我的頭兒痛苦，我真痛心呵。

格麗涅娃 (同情的) 那麼，他是在痛苦之中了？

柴特塞夫 當然了。難着死了。他再也沒有乾淨的襯衫了；他的襪子上全是腐爛……

格麗涅娃 呵！完了麼？

柴特塞夫 不，沒有呢。他還給自己保存着一批呢。

格麗涅娃 你真是一個多費精呵，柴特塞夫……

柴特塞夫 就請叫我賽爾該·賽爾該伊奇吧。或者頂好是賽爾約查……

格麗涅娃 爲什麼我應該呢？

柴特塞夫 好了，你有道理。那一次，你用文書夾恰好打中了我的頭……只有老朋友們才那麼辦呢。

格麗涅娃 後來，我很後悔……

柴特塞夫 呵，是的麼？

格麗涅娃 是的……我很後悔那個文書夾是空的呵！

柴特塞夫 你真有這樣的好心腸呵，伊麗娜·費道洛芙娜。

(又給自己倒了一杯酒。又喝又吃) 渴死了。

格麗涅娃 你怎麼能夠這樣呢，柴特塞夫！

柴特塞夫 賽爾該·賽爾該伊奇。

格麗涅娃 (大笑) 賽爾約查！

(克利伏仙和克魯支科娃上。克利伏仙帶着一個巨大的燈罩)

克魯支科娃 (衝向格麗涅娃) 伊麗娜，從這洛芙娜，我自己真慚愧呵。主人在市內到處跑着，却讓客人們在工作着。

格麗涅娃 呵，安娜，那沒有什麼呵。

克利伏仙 買燈罩可不是鬧着玩兒的。他們把各式各種的都取出來了，選擇起來很困難…… (用一種謙虛的語調向柴特塞夫說) 你以為怎麼樣呢？

柴特塞夫 那確實是令——人——愉——快的。

克利伏仙 我想，該幹的事是在它應該在的地方，把它安了上去，以便獲得充分的照明效果。

克魯支科娃 那是對的。你們兩個幹這個。廚房裡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作呢。

柴特塞夫 我們要把這個燈罩提高到戰前的水平呢。

格麗涅娃 你自己就是個限制呵……賽爾約查。(向克魯支科娃退場)

柴特塞夫 喂，在開始工作之前，我們先來喝點，你以為怎麼樣？我只是口乾而已……今天，我還是一滴都沒有入口呢。

克利伏仙 我不反對。(拿起瓶子來，看見裏面的酒少了) 原來他們就沒有把瓶子裝滿呵。

柴特塞夫 那一定是在路上灑了。(看着瓶子。克利伏仙倒出兩杯來。他們碰杯作響) 這是爲了你那小莫斯科姑娘而乾的！於是乎這個愛情之案到底給利用上了，不是麼？(他們喝

了)現在，讓我們開始工作吧。(把椅子放在桌上。爬上了  
桌子)

克利伏仙 當心，你會摔下來的！

柴特塞夫 把弄緊這個椅子。今天，也不知道爲了什麼，我  
禁不住直想往上爬。(爬上了椅子)知道麼：從這高處望  
下去，你的屋子，看來好像是一個小型的私人的飛機場；  
在這裡，幸福剛好來了一個三方向降落了。你高興麼？

克利伏仙 當然了！(把綠豆遞給柴特塞夫)給你，把三眼上  
去！

柴特塞夫 我倒給引起來了……(開始去裝燻鰻。裝了一個，停  
下來向克利伏仙談話)當我告訴波塔波夫，說格羅涅娃要到  
這裡來的時候，他把那張請帖而兒糊下的翻蓋去了。

克利伏仙 (驚慌的)是誰請你把這類事情告訴波塔波夫  
的！(用拳頭重重的敲着桌子，桌子一震動，幾乎把站在椅子上的  
柴特塞夫給摔了下來)

柴特塞夫 把穩了舵呵！不然我就要在生菜(salad)上降  
落了！

克利伏仙 什麼時候你才能學得把你自己的那個活頭掌握住  
呵。

柴特塞夫 (注意力集中在燻鰻上面了)呵，一定要那麼辦  
麼？

克利伏仙 是的，一定要那麼辦。你已經不可救藥了，並且  
把一切的事都給毀了。

柴特塞夫 掌握住呵，我來了。（爬了下來）爲什麼要這麼興奮呢？如果他不願意來，那是他的警覺性。對於這個，你有什麼辦法呢？

克利伏仙 你不明白麼？我是幸福的，先生，幸福的。而正因為我是幸福的，看到我的朋友們的不幸，我是不能忍受的。如果你連這個都不理解，那你的感覺不是和電綫杆子一樣了麼？

柴特塞夫 真虧你想得出來！那就給他打個電報好了！（克利伏仙作了一個絕望的姿勢）

（克魯支科娃上）

克魯支科娃 （看燈罩）現在，一切都顯得可愛了。（開燈）客人們就快要來了。

克利伏仙 我恐怕他們不會全來的。

克魯支科娃 爲什麼不會呢？

克利伏仙 波塔波夫是不來了。柴特塞夫告訴他說：也請了格麗涅娃了。

克魯支科娃 （向柴特塞夫）呵，你爲什麼要告訴她呢？

柴特塞夫 是的，似乎我又把事情弄糟了……我還能說個什麼呢，我去找他，告訴他：她不來了……

克利伏仙 不，現在作什麼都太晚了。

（當格麗涅娃抱着燈罩上來時，他們努力保持沉默）

格麗涅娃 你們已經把燈罩裝上了呵！

柴特塞夫 是的，是冒了我們的生命的危險的。（向克特

伏仙) 我們可以吸鴉麼？

克魯支科娃 你們必須到廚房裏吸鴉去。

克利伏仙 來吧，柴特塞夫。已經發作了！

柴特塞夫 爲了同一位代表結婚，這就是你所得到的呵。

(克利伏仙和柴特塞夫退場)

克魯支科娃 (望着後門) 你知道，伊麗娜·費道洛芙娜，

我還弄不明白：這一切都是怎麼樣發生的呢。

格麗涅娃 爲了你，伊娜，我很高興呵。喂，你想，波塔波夫今天晚上會來麼？

克魯支科娃 我不這麼想。

格麗涅娃 你們沒有請他麼？

克魯支科娃 我們請了。

格麗涅娃 他拒絕了麼？

克魯支科娃 沒有……他有一種什麼會議……

格麗涅娃 普通的託辭而已。呵，嗚，我忘記告訴你了。今天，維克多要回到市裏來了。(瞥了一下她的手錶) 我希望你並不在意。我給他留了個字條，告訴他直接到這裡來。

克魯支科娃 那真好極了，可是……(門鈴響了) 她們來了。

(走出，轉來時，帶着波洛左娃和蘇雅洛娃)

波洛左娃 我看還是個正式的宴會呢。奧爾加·伊凡諾芙娜，你看新人們已經準備了宴會單的發案了……呵，安娜，快樂麼？

克魯支科娃 非常快樂。

波洛左娃 恭喜，恭喜。那種新布，趕不上在這次的婚禮中來用，真是可惜呵。

塞維洛娃 呵，現在，它也用不了好久了。恭喜，恭喜，安娜。

克魯文科娃 謝謝，奧爾加·伊凡諾芙娜。

波洛左娃 （指著桌子）伊麗娜，我看，你已經更外顯出你的才能來了。

格麗涅娃 完全都是你們的指導呵，尼娜，伊凡諾芙娜。

波洛左娃 那麼，我們的指導，畢竟是不怎麼壞的了，是麼？（坐下）這是要舉行一次婦女同集會的麼，安娜？

克魯文科娃 不，柴特察夫來了……

波洛左娃 已經來了麼？

克魯文科娃 費道爾·史泰潘諾維奇也快來了……

波洛左娃 我要看的正是此人！見了你父親，你不會難過吧，伊麗娜？

格麗涅娃 爲什麼我要難過呢？

波洛左娃 呵……這個機器事件造成的結果，並不是對於每個人都很壓好呵……

塞維洛娃 我們很快就要追上波塔波夫了！

波洛左娃 用上他自己的機器麼？

塞維洛娃 到極了！（笑）

波洛左娃 這完全是你父親的過錯呵，伊麗娜……

格麗涅娃 是的，但是無論如何，他是「我的」父親呵。



(門鈴響了。史著文和蘇走去開門。轉來瑪和雷爾格魯德夫)

波洛左娃 (起立向我致敬，敬禮，敬首飾。史著文和雷爾格魯德夫；並且，請你允許我謝謝你。

格魯德夫 用不着謝我呵，區委會書寫了。……

波洛左娃 費道爾，史著文和雷爾格魯德夫，我們的作用，純粹是技術的……

格魯德夫 是的……但是，它那有價值的技術……

波洛左娃 不，我不同意你。費道爾，史著文和雷爾格魯德夫，那決定一切的，都是人民。現在你有什麼計劃呢？

格魯德夫 呵，我有偉大的計劃呢，尼娜，伊凡諾芙娜。非常之偉大呵……我同我的朋友為本柯有一種理想……當他從克里米婭來的時候，我們就要開始作它了……我們三個人……

波洛左娃 第三個是誰呢？

格魯德夫 克利夫仙，伊格拿特，史著文和雷爾格魯德夫。

(門鈴響了)

格魯德娃 (向格魯德夫) 呵，是的，父親，維克多回來了，你知道……

格魯德夫 維克多？他什麼時候來的？

格魯德娃 他給電話去了，我忘記告訴你了。(走去開門)

(維克多陪着一位纖細的，黧黑了的姑娘；他帶着一束花)

維克多 看哪，諸位！(走向克魯文和蘇) 這是我同真雅送來的。(把花遞給蘇) 恭喜，恭喜，安眠。從莫斯科來！

(同她握手)

克魯支科娃 謝謝，維克多。

(大家都望着貞雅)

維克多 呵，是的，讓我來介紹貞雅……我的同志。

格羅涅夫 同志？

維克多 是的，貞雅同志，

格羅涅夫 呼！有趣。(貞雅同每人握手)

貞雅 (向老格羅涅夫)我一下子就認出你來了。

格羅涅夫 那我一定得說你的眼睛是太厲害了，

(波洛左娃拉着貞雅在談話。老格羅涅夫把維克多叫到旁邊)

格羅涅夫 那是誰呢？

維克多 我告訴你了，爸爸，我的同志……

格羅涅夫 同志們照例都是男性……

維克多 好了，如果你樂意的話，就算是我的女朋友吧。

格羅涅夫 你的女朋友？

維克多 爸爸，我是不能在這裏談的。

格羅涅夫 那麼到外面大廳裡去吧。

維克多 好的……貞雅，馬上我就回來……

(格羅涅夫同維克多下場)

波洛左娃 你也是從南方來的了。

貞雅 是的，一下火車，我們就一直到這裏來了。我只給家裏打了個電話。伊麗娜·費道洛芙娜，維克多堅決主張請我到這裡來。我告訴他說，這是不方便的。可是他不聽……

克魯文科娃 我是很喜歡你能來的，特別是今天。這是我  
的婚禮的宴會呵。

貞雅 是白，我知道……

(格麗諾夫向雅克多走)

格麗諾夫 (向貞雅) 那裏，你也早來從事於研究歷史的  
了。

貞雅 是的，我比雅克多低一年級。

格麗諾夫 我看是要交到一個歷史的案實了。

格麗諾娃 爸爸，是呵！對的。

格麗諾夫 (向克魯文科娃) 是該開始的時候了，安娜，賽  
爾該那美娜。

克魯文科娃 是的，你說得不錯。(走了出來，同克利伏納和  
柴特塞夫一同轉來)

柴特塞夫 (向波洛左娃) 敬禮，尼娜，伊凡諾芙娜。

波洛左娃 敬禮，柴特塞夫同志。(向格麗諾夫) 我希望：  
他沒有在你們的輪子上放什麼石頭吧？

柴特塞夫 尼娜，伊凡諾芙娜，在我們的計劃中，是沒有關  
着石頭那一項的。

波洛左娃 你已經改變了你的技術了，是麼？

柴特塞夫 那是命令呵，尼娜，伊凡諾芙娜。

波洛左娃 對於命令你真有種呵，不是麼？(把克魯文科娃  
拉到一邊) 波塔戈夫會來麼？

克魯文科娃 不，他拒絕了。

波洛左娃 這太不好了。

柴特塞夫 (向克利伏仙) 大概是我們該生下的時候了，伊格奈特……我口乾死了……

克魯文科娃 同志們，晚飯已經安排好了。

格羅涅夫 現在你才說呢。

克魯文科娃 費道爾·史泰潘諾維奇，請你坐首席吧。維克多，還有真雅，你們坐在這裏……

克利伏仙 尼娜·伊凡諾芙娜，奧爾加·伊凡諾芙娜……

克魯文科娃 伊麗娜·費道洛夫娜。

格羅涅娃 (發見她的旁邊空着一個椅子) 爲什麼我沒有一個夥伴呢？

柴特塞夫 我在你的右面呢。

格羅涅娃 那也只是一面呵。

塞維洛娃 他總是在一面的。

柴特塞夫 我也可以在另一面呵……我可以變更呵。(全體入座。柴特塞夫把所有的酒杯都倒滿之後，舉起了他自己的杯子來) 同志們，請允許我敬祝新人們健康吧。我們是完全知道他們的美德的。他們的缺點呢？他們自己不久就會發見的。現在，敬祝他們幸福！爲了這個緣故，本來我是可以給他們詳細的訓令的；但是，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沿着他自己的路，走向幸福的。同志們，我來給你們下命令：祝賀新娘和新郎吧！(全體起立，碰杯，拍手，囁語)

格麗涅夫 「高爾柯」！(註)

全體 「高爾柯」！「高爾柯」！

(克利伏仙與克魯支科娃接吻。門鈴響了。誰都沒有聽見。門鈴不斷響着)

格麗涅娃 (起立) 有人叫門。

克利伏仙 我去。(路過柴特塞夫旁邊時，柴特塞夫拉了拉他的袖了，並且在他的耳朵上悄悄的說了些什麼。克利伏仙點點頭) 這倒是一個主意。(走出，讓門半開着。鈴聲猛烈而緊急。衆人都停下來傾聽着)

柴特塞夫 (起來，走向門那裏) 這位性急的客人是打算破壞宴會呢！真怪，這會是誰呢？無論如何，讓我們靜靜的聽着吧。

克魯支科娃 你打算作什麼呢？

柴特塞夫 噓！(所有的眼睛，都期待的望着房門)

波塔波夫 (在窗外) 你別門裏費事呵，不是麼？睡覺了還是怎麼的？

克利伏仙 (打着呵欠，用一種悶腫的聲音) 一定是睡著了……

波塔波夫 穿得這樣的整齊？

克利伏仙 我是太疲倦了，亞歷賽·吉爾亞尼奇……我可以

---

(註) 按照一種古老的俄國習慣：在婚禮宴會上，賓客人們高喊「高爾柯」——意爲痛苦——時，新郎必須與新娘接吻——原注。

來一個休假了，真的——

波塔波夫 休假！在兩人定貨要去完成的時候？不成，兄弟，我們已經開始工作了，非到我們的貨都製齊了，是不能停止的——現在沒有休假。你什麼時候才能把電話裝上呢？

克利伏仙 （仍然是謙意探詢的）他們早就答應來裝一個了，可是，好像到處都永遠弄不到它似的——

波塔波夫 沒有一個，比他媽的不方便。我自己必須老遠再跑了來。我要你同我回工廠去。

克利伏仙 出了什麼岔子麼？

波塔波夫 （大驚的）先生，非你千萬醒過來吧，成麼？在工廠會議上，有些事情……

克利伏仙 嚟，亞歷賽·吉爾亞尼奇。

波塔波夫 怎麼，發生了什麼事呢？

克利伏仙 我的女人睡了。

波塔波夫 睡了？可是柴特塞夫告訴我……

克利伏仙 柴特塞夫告訴了你什麼呢？

波塔波夫 呵……是結婚宴會，或者是什麼……

克利伏仙 柴特塞夫總是把這事搞得一場糊塗的。我們已經舉行過結婚宴會了……

波塔波夫 舉行了？什麼時候呢？

克利伏仙 前天。

波塔波夫 哩……好的……唔…… 那麼，你是說她睡覺

了？

克利伏仙 是的……明天她是早晨。

波塔波夫 呵，對於那個房間，你還滿意麼？

克利伏仙 它還不壞……我們就快要裝上煤氣管了……

波塔波夫 你還需要多來一點傢具……

克利伏仙 是的，我們可以多……一點……等一等，亞歷賽·

吉爾遜尼奇，我去把我的女人叫醒來。

波塔波夫 不，不要那樣幹……讓她睡吧……呵，你得了婚  
很快樂吧？

克利伏仙 是的，不錯。有一個老婆要好得多。

波塔波夫 （熱情的）我得承認：一點也不錯！

克利伏仙 繼續說下去吧！

波塔波夫 你自己『說下去』吧！好了。我不再打擾你了。

工廠裏什麼毛病也沒有。一切都進行得很穩當，像止著了  
火的房子似的。老實給你說吧：我以爲你是在舉行婚禮宴  
會呢，並且，一切……

柴特塞夫 （猛然把門打開）亞歷賽·吉爾遜尼奇，婚禮以  
及一切都在這裏恭候大駕光臨呢！這淨來，請！

波塔波夫 （越過門限）呵，我氣到死！（向克利伏仙）你  
真是一個漂亮的傢伙呵！（向其他的人，熱情的）這就是  
愚方一個傢伙的，漂亮得您作罷可。（看到波洛左娃了）  
尼娜·伊凡諾芙娜，我猜這是你指揮的。

波洛左娃 （大笑）你錯了。還是琴葉的提案呵。

波塔波夫 好了，那我就向羣衆低頭吧。我必須承認：這是一件羞味的事。我可以供獻出我的慶賀熱忱來麼？柴特塞夫，跑下去到車子上把鮮花取來。

柴特塞夫 也許在回家的路上你正背着它們呢。

波塔波夫 那沒有什麼。你走上前去上來吧。

柴特塞夫 我會下台去的。（向阿克多）維克多，你是個好孩子，到車子上把花兒取來吧。

維克多 好的。（下）

克魯支科娃 請坐吧，亞歷賽·吉爾涅尼奇。我們還以為你不來了呢。（把格涅維娃旁邊的椅子挪到波塔波夫）

波洛左娃 他從上樓來了。

波塔波夫 彼來者居上呵。安娜·羅比諾芙娜，伊格奈特·奧桑森都來着，請允許我向你道喜，並且希望你們幸福！該死，鮮花到底哪裏了！……柴特塞夫！

柴特塞夫 馬上就來了……

波塔波夫 你們以為，沒有波塔波夫，你們就慶親過了。呵，你們錯了。同你們一起，他也就好來了……波塔波夫是一個頑固的傢伙呵！

波洛左娃 難道我們還不知道麼！

波塔波夫 是的，尼娜·伊凡諾芙娜。如果他說他要做什麼了，那就算是完成了。

波洛左娃 可是也得你自己來說呵。

波塔波夫 是的，那是我的錯誤！我承認……那是我們的錯誤



呵，不是麼，柴特塞夫？

柴特塞夫 現在提起這個來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波塔波夫 我是不怕提起一切來的。我是不怕承認我的錯誤的。我以為，這就是我的莫斯科性格。

波洛左娃 有那種性格的不單是你一個人呵。

波塔波夫 是的，我們是全有莫斯科性格的。你，尼娜，伊凡諾芙娜，克利伏仙，費道爾，史泰潘諾維奇，安娜，克魯文科娃……

格藍涅夫 你確信沒有漏掉什麼人麼？

波塔波夫 你指的是誰呢？

格藍涅夫 你自己去想吧……

波塔波夫 我來試試……

波洛左娃 讓我來幫助你吧。（起立）告訴我，波塔波夫，你是怎麼樣來描寫這種莫斯科性格的？

波塔波夫 莫斯科性格麼？那是一種頑強的性格。意思就是：你說到那裏，就一定要作到那裏。對於你的國家，貢獻出你所有的一切來。你的思想，你的精力，你的心，還有你的生命。一切的一切。

波洛左娃 對的。但是，我恐怕：如果烏拉爾的，烏克蘭的，白俄羅斯的，或是庫班（Kuban）的人民們，聽到你所說的話之後，他們是會冒火的。你以為：他們的性格，和整個蘇聯人民的性格，是不同的麼？

波塔波夫 不，完全是同一的東西——但是，無論如何，莫

斯科是作了模範了。

波洛左娃 也對。換句話說：莫斯科性格是俄羅斯性格，  
布爾塞維克性格，對麼，朋友們！

格麗涅夫 說得好呵，尼娜·伊凡諾芙娜！

波洛左娃 等一等，波塔波夫，此還不完全。莫斯科性格還  
有另外一種特點呢。是什麼呢？承認錯誤的勇氣。有時  
候，那是需要更大的勇氣的。你有麼？

波塔波夫 我有。

波洛左娃 在你的例子上，我以爲，你表現得還不够充分。  
如果你有的話，你就會把你的驕傲放進你的口袋裡去；並  
且，在此時此地，公開聲明：伊麗娜·格麗涅娃是有一種  
名符其實的莫斯科性格的。

格麗涅娃 （從座上起立，離開餐桌）尼娜·伊凡諾芙娜，請  
你……

波洛左娃 等一下，伊麗娜！你是應該把她作爲你的榜樣  
的，波塔波夫。

波塔波夫 我不否認。讓我在此時此地來聲明吧：伊麗娜·  
格麗涅娃是有一種光榮的性格的。她是一個光榮的人物。  
並且呢，我的朋友們，我愛她！（向格·涅娃）到這裡來  
吧，伊麗娜。

格麗涅娃 你恐怕是……

波塔波夫 我來了，我來了。（走向格麗涅娃）

（維克多帶了花束上。把它遞給波塔波夫）

波塔波夫 呵，看來好像我是必須把這些花獻給你了。

格麗蓮娃 看來好像是這樣的。

波塔波夫 請允許我吧。（把花束遞給了媽）在此地我還願意說點別的事呢。大概是時候了：你同我應該去拜訪某一個機關……

格麗蓮娃 什麼機關呢？

波塔波夫 你不覺得這是你該改姓的時候了麼？你知道：那樣一來，在未來，就不應該再有任何的誤會了。這次的波塔波夫和格麗蓮娃事件，已經使我承受了……對於我們兩個，都要成爲波塔波夫了。

格麗蓮娃 你喜歡的任何地方，當然了，我們都可以去的；可是，我仍然是格麗蓮娃。

波塔波夫 「內容上」，你仍是格麗蓮娃；但在形式上，你却成爲波塔波娃呵。

格麗蓮娃 不，我是格麗蓮娃。

波塔波夫 喂，伊麗娜！

格麗蓮娃 格麗蓮娃！

波塔波夫 這個女人的性格是多麼頑強呵！

波洛左娃 亞歷賽，吉爾亞尼奇，這就是他們所說的莫斯科性格呵！

—幕—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舉）